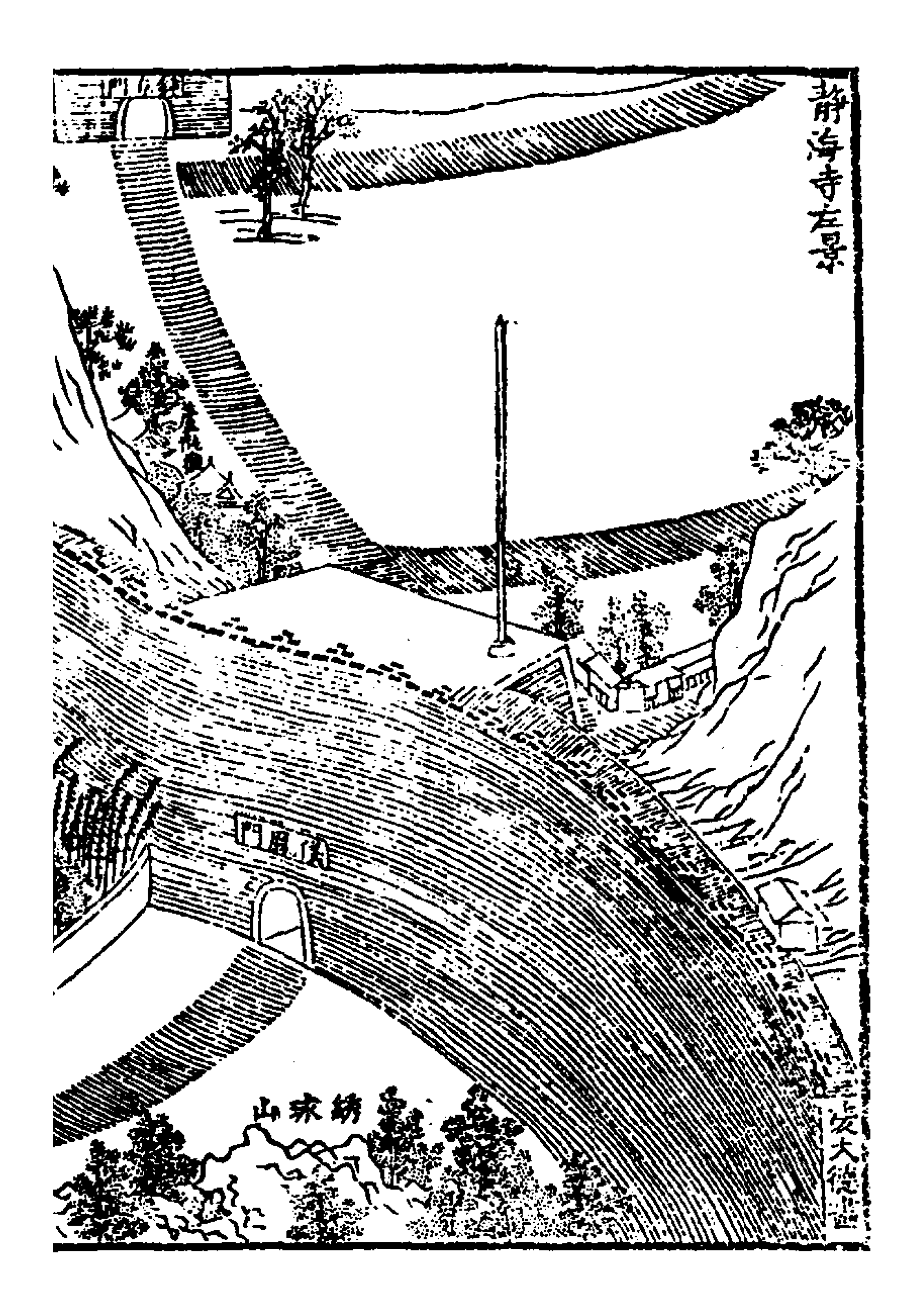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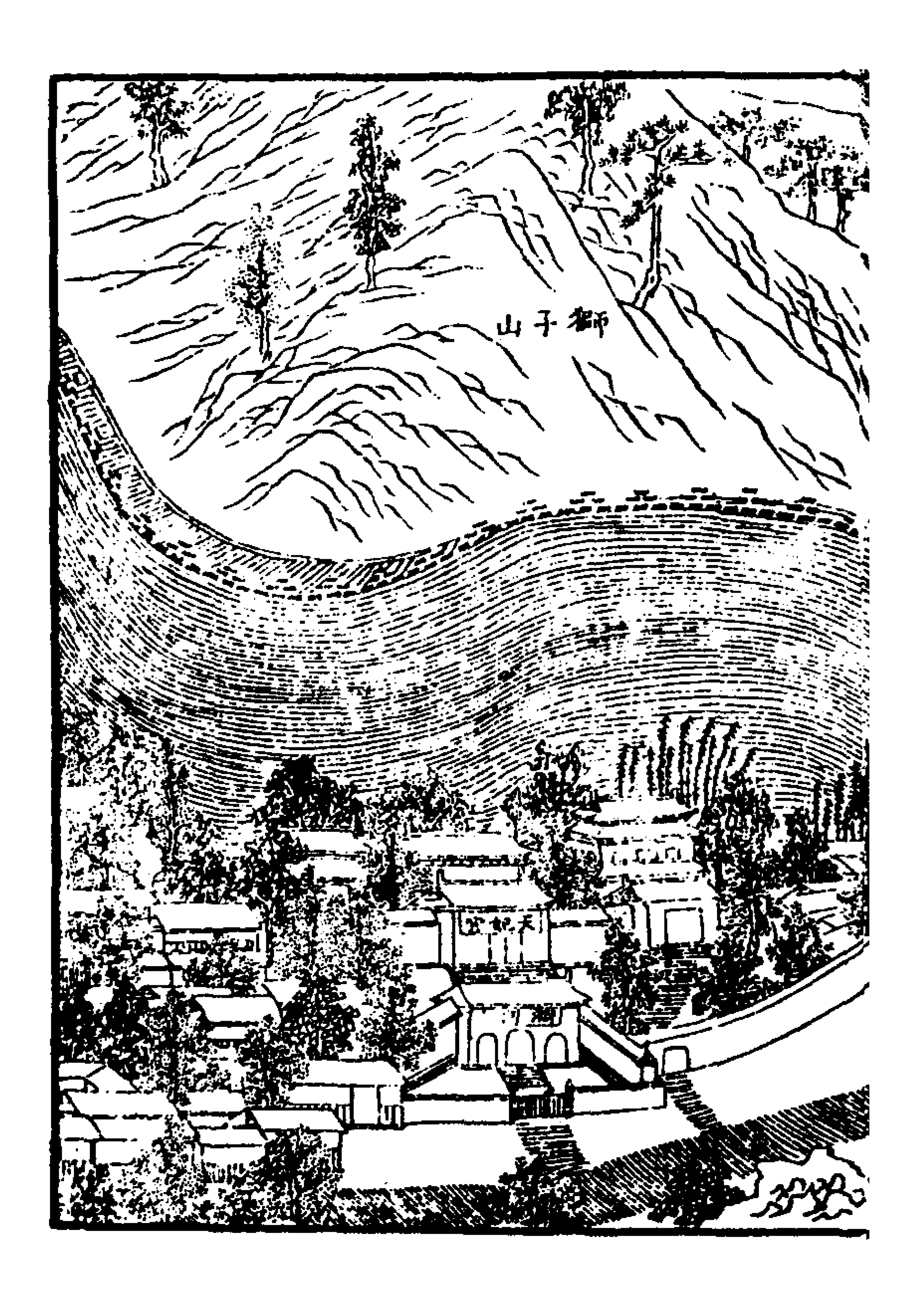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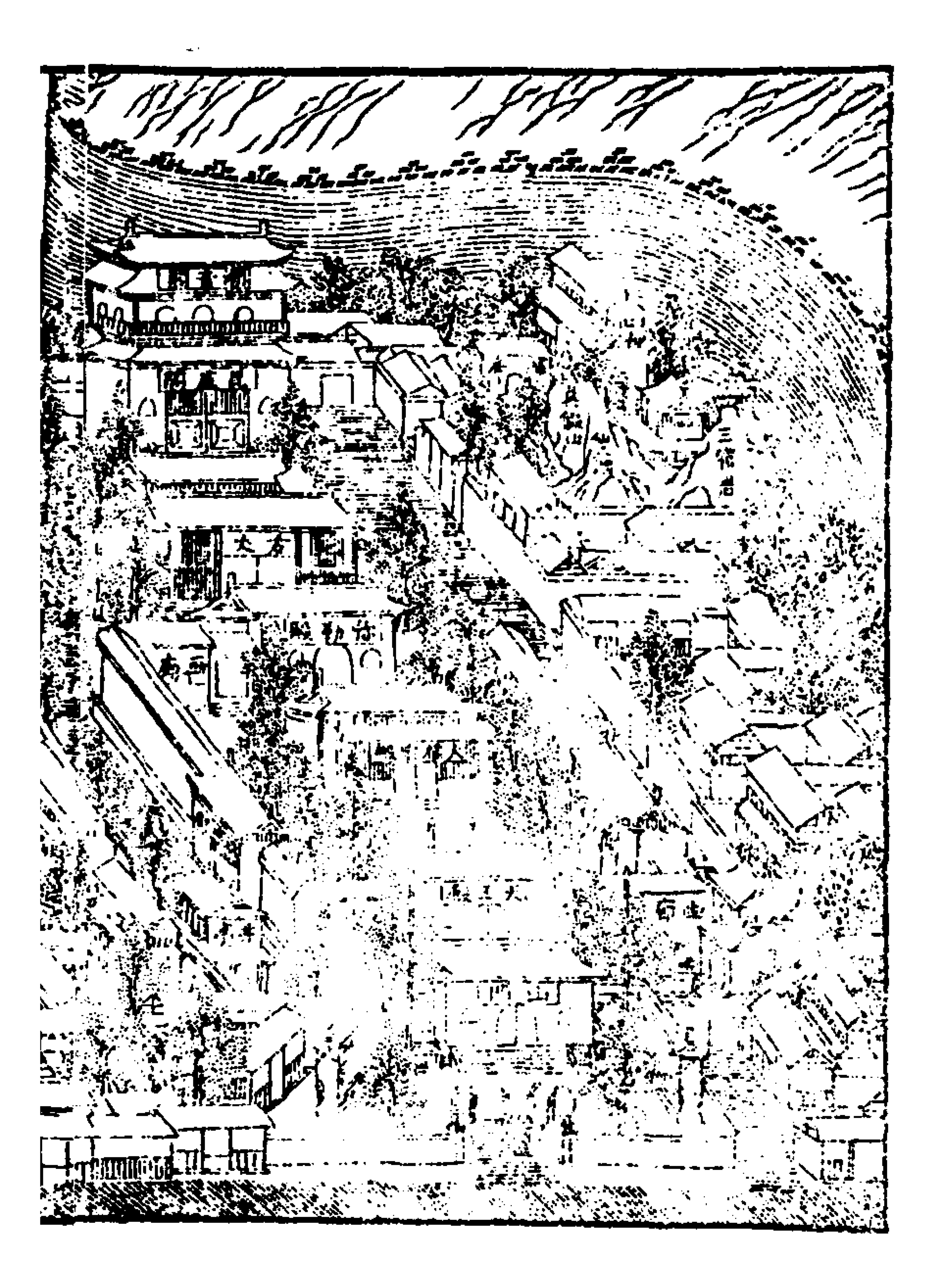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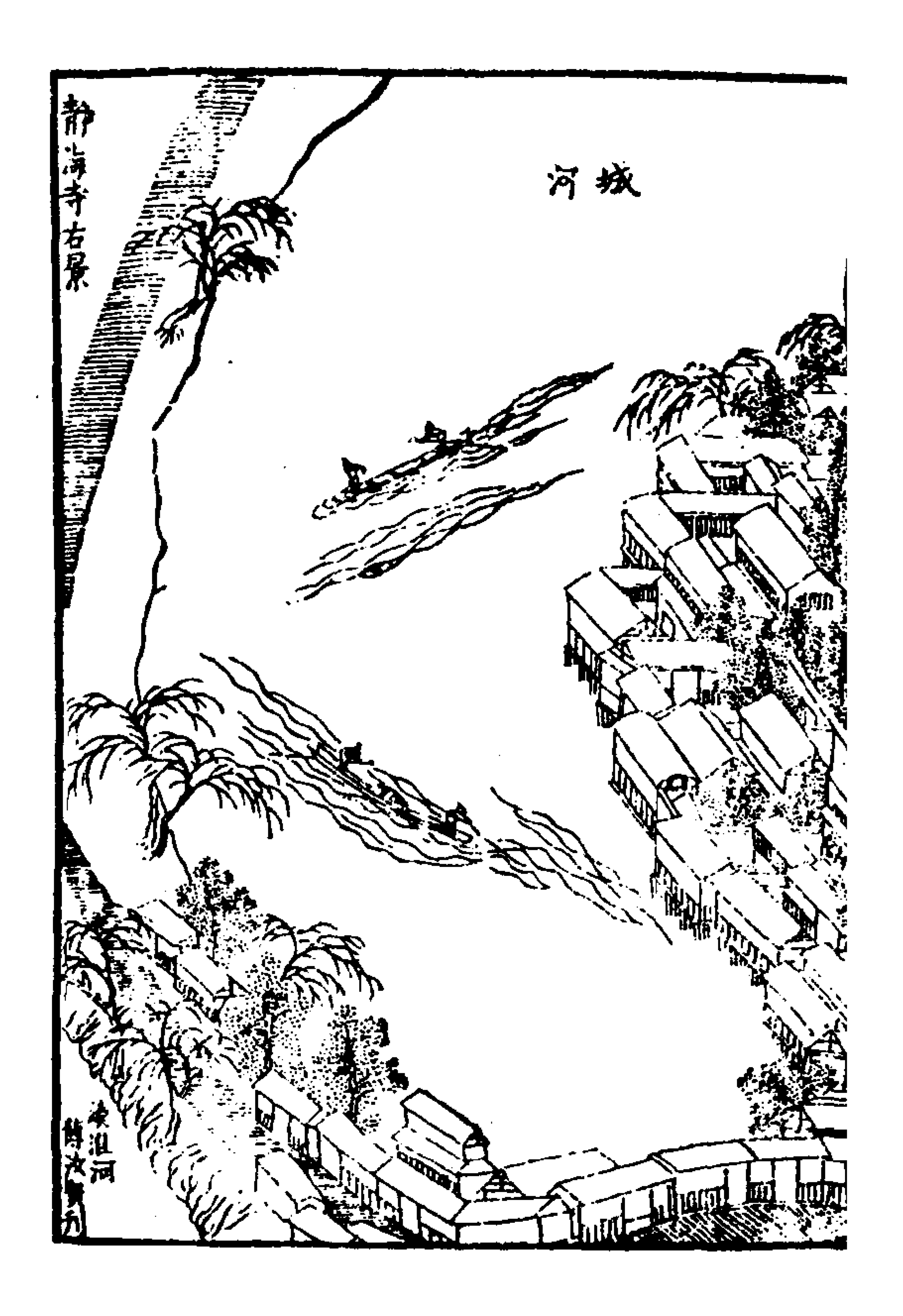
金陵梵刹志


靜海寺左景
繡球山


獅子山
天妃宫


方丈
彌勒殿
天王殿


静海寺右景
城河
秦淮河

次大剎 盧龍山靜海寺 敕賜

在都城外南去儀鳳門半里所統天界寺二十里西城盧龍山之麓 文皇命使海外平服諸番風波無警因建寺 賜額靜海正德間重修寺左有巨石名真假山從地矗起下空洞涤水微豬曲徑盤折而上形類纍石爲之潮音閣傑出殿表見千帆下上濤浪今禪院因避河患改建方丈之左所領小剎曰一真菴金川積善菴

殿堂 金剛殿叁楹 左鐘樓壹座 右井亭壹座 天王殿叁楹 正佛殿叁楹 左觀音殿叁楹 左伽藍殿貳楹 右輪藏殿叁楹 右彌勒殿

叁楹右祖師殿貳楹潮音閣伍楹左華嚴樓叁楹廻廊貳拾楹玩

咸亭壹座方丈壹所拾陸楹公學叁楹僧院肆拾房食糧牒僧來拾

名食糧學僧叁拾名基址叁拾畝東至天妃宮西至城河南至官街北至城河

禪堂

正門壹座華嚴樓叁楹禪堂左右貳堂共陸楹十方堂叁楹在正

門外右首茶厨等房[illegible]楹舊禪堂壹所在寺丈

公產

盤槐田併寺前房丈過實在田地塘共貳百叁畝貳屋又房地肆拾間走通

壹條禪堂施捨田地實在田地山塘共貳百叁拾伍畝貳厘

山水

盧龍山高三十六丈周八里晉元帝初渡江見此山嶺綿延遠接石頭真江上關塞以比北

地盧龍又俗名獅子山真假山寺內方丈左有巨石從地矗起高四五丈周二十餘丈又俗名

獅子頭三宿巖宋時爲江岸虞允文敗金人于采石曾三宿此故名即真假山井泉味甘

例

西巖在盧龍山頂　太祖伏兵破陳友諒山下後欲建閱江樓于西巖旋止恠羣臣無諫者

古蹟

宋題名石即真假山宋人題刻泊舟於此盖江蔚也又三宿巖題萬元範以嘉定丁丑仲春月別趙君用字類黃太史

水陸羅漢像來自西洋

藏經護勅文同天界　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文

靜海寺重修記略　明南禮部侍郎楊廉

儀鳳門外獅子山之陽有靜海寺焉鼎創歲深蠱壞日甚用浮圖故事費出募緣經營三載厥功告僝凡爲殿四堂六亭亦四若門若閣若樓若方丈室各一若畫廊以間計則四十云永樂間命使航海往來于粘天無壁之間曾未覩夫連山排空之險　仁宗皇帝勅建此寺而因以名焉

葢以昭　太宗皇帝聖德廣被溥海內外焉耳昔靜修劉
夢吉記高氏園以成毀代謝二者相因爲氣機之使然以
前者既不爲焉後者復不爲焉則天地閒皆化爲草莽之
區而斯人安得遂遊觀之樂兹寺豈特如高氏園之於遊
人而已哉　正德巳卯夏四月

玩咸亭記略

明南貴州道御史桐城方克

金陵之靜海寺其東廼獅子山其山既夷有陵突起維石
巖巖其上有澤中虛而明克每愛其泉石之雅嘉靖丙申
監督抽分叚與分司張子鍾謀除其澤之東倚山面澤重
構小亭與澤西之舊亭相伍亭成僧以名請予曰山上有

澤其卦爲咸茲亭名欲稱其實其玩咸矣乎君夫泉之甘足以悅口石之奇足以娛目修竹茂林之足以爾休爾游鍾山如龍之蟠其東澄江如練之遶其西皆斯亭之可玩者抑末矣　嘉靖戊戌夏五月

三宿巖記略

明南大理卿沔陽陳文燭

南京下關去城四五里有靜海寺余常過之住持請余遊山亭南京名園假山者衆矣而此山突怒偃蹇負土而出奇怪萬狀涣若犇雲錯若置棊怒者虎鬬企者鳥厲如熊羆之士鼓勇而立又如戰馬森列渴而飲於溪也昔人所謂抉其穴而鼻口相呀搜其根而蹄股交峙者也假令香

山仙客平泉庄主人海嶽庵居士見之有不欣於所遇而賞鑒者哉余每過之風月之夕有登臨忘倦徙倚忘去者矣山僧請余一言且曰此山在宋時原係江岸虞允文大破金人於采石曾繫舟三宿山岸至今名三宿巖而　高
皇帝起淮甸命使大征西洋奏凱而歸建靜海寺此其大槩也遂題於壁而記之　萬曆辛卯冬日

靜海寺重修疏序　明進士吳郡俞彥

都城以南花宮蘭若芙蓉相啣唄聲連起晨夕鈴鼓相聞數十里此何減天竺招提也君城西北隅介定淮金川闉闠之間其門為儀鳳其地為龍江其寺為靜海蓋江山遻

落之鄉選一佛址無處稱尊初茲土河以西爲江涯聚沙浮渚一甌脫不任化城故六朝無遺剎　文皇帝践祚海夷西洋尚逆顏行爰命專征艨艟千計戰士帥屬以萬萬計迺折鯨鯢颶濤弱浪之外樓帆無恙獲所貢琛異以歸歲奉朝朔　皇靈震蕩說者奇其績謂爲神天護呵合建寺酬報　詔可賜今額遂爲名剎焉兩河之壖氣運興發烟火萬家縣此饒積矣守寺緇禪亦稍稍仰爨一方僅自生活不暇謀殿宇然二百年來風雨漂剝歲月凋朽寖寖失觀也住持其籌葺之膜拜問疏不佞嘗臆其地之勝南臨鳳衢郊坰廻互北枕獅嶺岡原巀嶪東則城堞百雉日

月之所閃逼西則長江萬里雲霞之所噴薄使槎星渡登
崖而衷徊旅艦風停跡汜以周覽㕓市輻輳物力充牣洵
吳楚之上遊都畿之鉅鎮也故寺之旁近左側屯爲步騎
列爲戰舸設爲關厰登城閱武之隙重臣弭節以飲軍實
楩楠征榷之暇部署停軒以息公餘幢旛參差與旗旄分
色鐘磬清嘹並鉦角爭響是吳詎破苻葦茭牧之曠資雲
水烟霞之棲供缾履杖鉢之甜愨實壯我　皇圖之萬一也
若夫長廊廣殿鱗次翬飛香積經臺馬鳴獅吼散花成雨
植樹干雲高極摘星華爭耀日潮音閣者픎風書響恍度
落伽之山海氣晨朝宛聞靈巖之韻憑欄則宮闕標緲推

勝則山川獻色亦足勝矣復有靈石奇形怪狀踞虎蹲鴟突起危岩削成飛岫說者謂如獅子頭盤伏其間上捫雲根下連地脉源泉不涸洞壑常陰經年潭浸苔花坐暑者寒生肌粟可游可咏尤最勝云至於阿羅漢像水陸畢陳巧奪造化之奇博山軍持彝鼎共存精含制作之妙此使者得之西洋藏之茲寺即他崇剎不得與論珍顧名蹟遠而未湮欄楯久而易壞目睹摧敝足履頹險登樓心悸入殿神驚非無王舍城之上足終鮮給孤園之長者嗟夫人情各識難除但狃現前未思來刼不知人生如夢中境如空中華百年之身與物俱盡何有常處惟施之福地植之悲

因名勒不磨功存永世今寓内豚刹遺基多存叔達之墟
斷石殘碑尚繫于雲之蹟明宿開山王珣捨宅至今讚嘆
以爲勝事夫寸念資福一夫樂施砂礫之塲特開寶刹況
已成之業不費之基廢之病甚于無修之功省于剏如發
大願心爲無量施共勷此舉豈獨棲玄之流行路之侶誦
功仰德雖往者海邦之烈頼以聿新最勝之業斯其卓哉

游盧龍山記略　　明禮部侍郎呂柟

嘉靖壬辰九月六日葉大暨黄日思楊叔用周宗道倪維
熙過鷲峰東所曰涇野子久僻居於此今登高節至盍爲
盧龍遊乎予方小疾辭諸友且易期曰至十四五秉月尤

佳也已而連雨至十三日乃霽遂於明日至山宴於東道院老子堂酒半躡石磴上山路險峻甚乃以二僕攙扶而升至翠微已三憩乃至其巔磨盤平即閱江樓舊址也縱目四望方山青龍東峙牛首花巖南拱其西定山迤邐綿亘黄巖褁江而東直抵瓜步皆可見也内則鍾山崒嵂建極而起萬松森蔚　祖陵依棲而長江羣峰四面旋繞眞天造地設乎下見巨艘絡繹指北而趨足可觀一統之盛初　皇祖欲建閱江樓於此惜其費財而止乃歎臣下無一人來諫夫此樓若建費亦不多乃　皇祖猶有此言若見後世無益之作不知當何如也時有數鳶飛鳴旋繞空

中遊當坐上寺遂有日月雙鳶度乾坤一水流之句須臾

皓月東升遂偕諸友秉月而歸如前約

詩

登盧龍山　明金大車

百尺重巖草木齊古藤垂引躡雲梯山間晚霧浮窗近江上陰雲壓樹低塞鴈橫空迷北固淮流帶雨入清溪吾徒飛動悲遲暮散髮空林聽鳥啼

遊靜海寺　明蔡羽

夜宿猶依白鷺洲朝遊忽到古城頭江聲不爲行人許山色常含往代愁葉下碧欄蕭寺晚馬嘶紅苑北門秋風流總是周南客看海啣杯一倚樓

小剎 一真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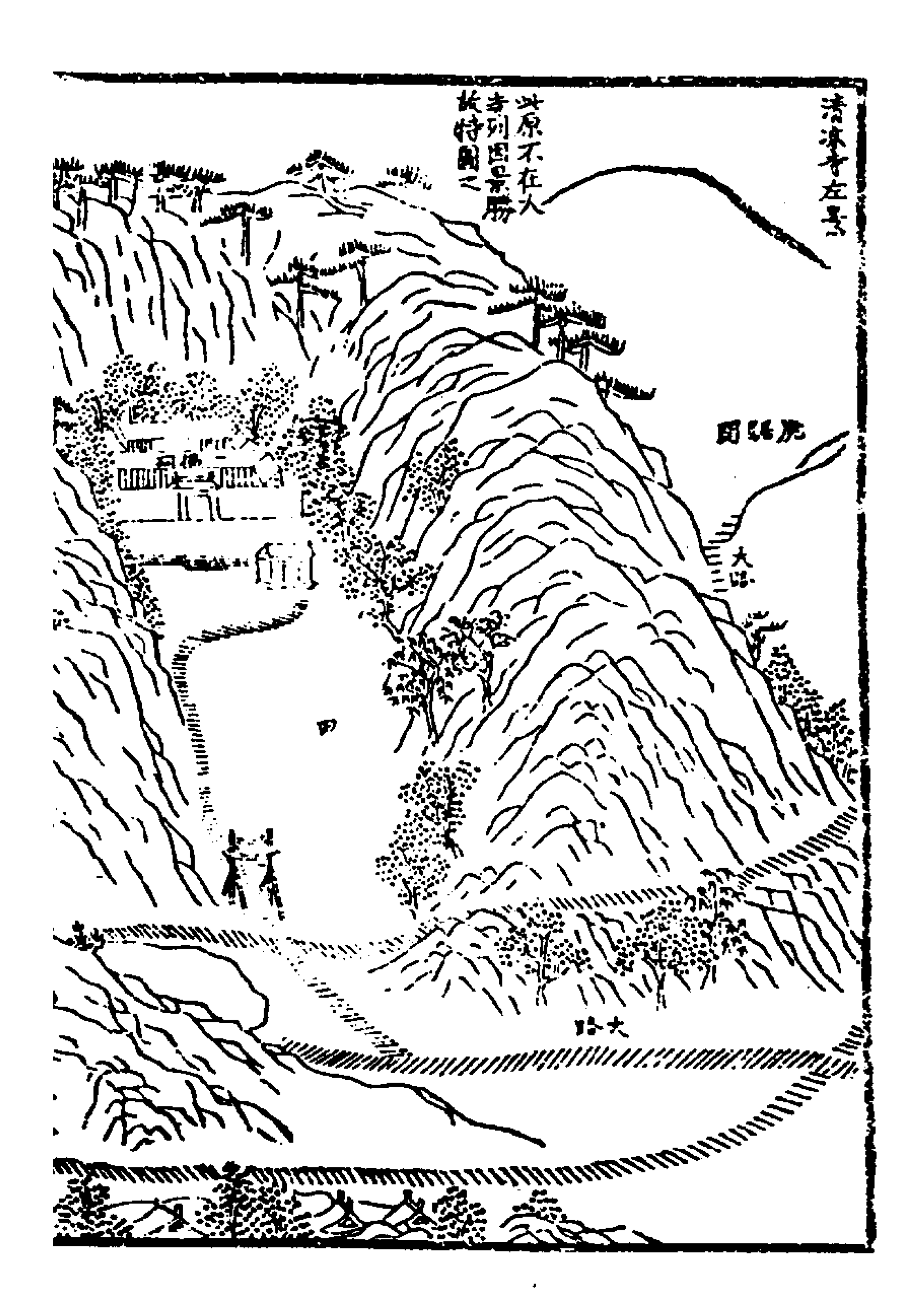
在都門外西城地南去所領靜海寺一里儀鳳門一里半

殿堂 關聖殿壹楹 祖師殿壹楹 僧院房壹 基址壹畝 東至陳家民房 南至城河 西至官街 北至官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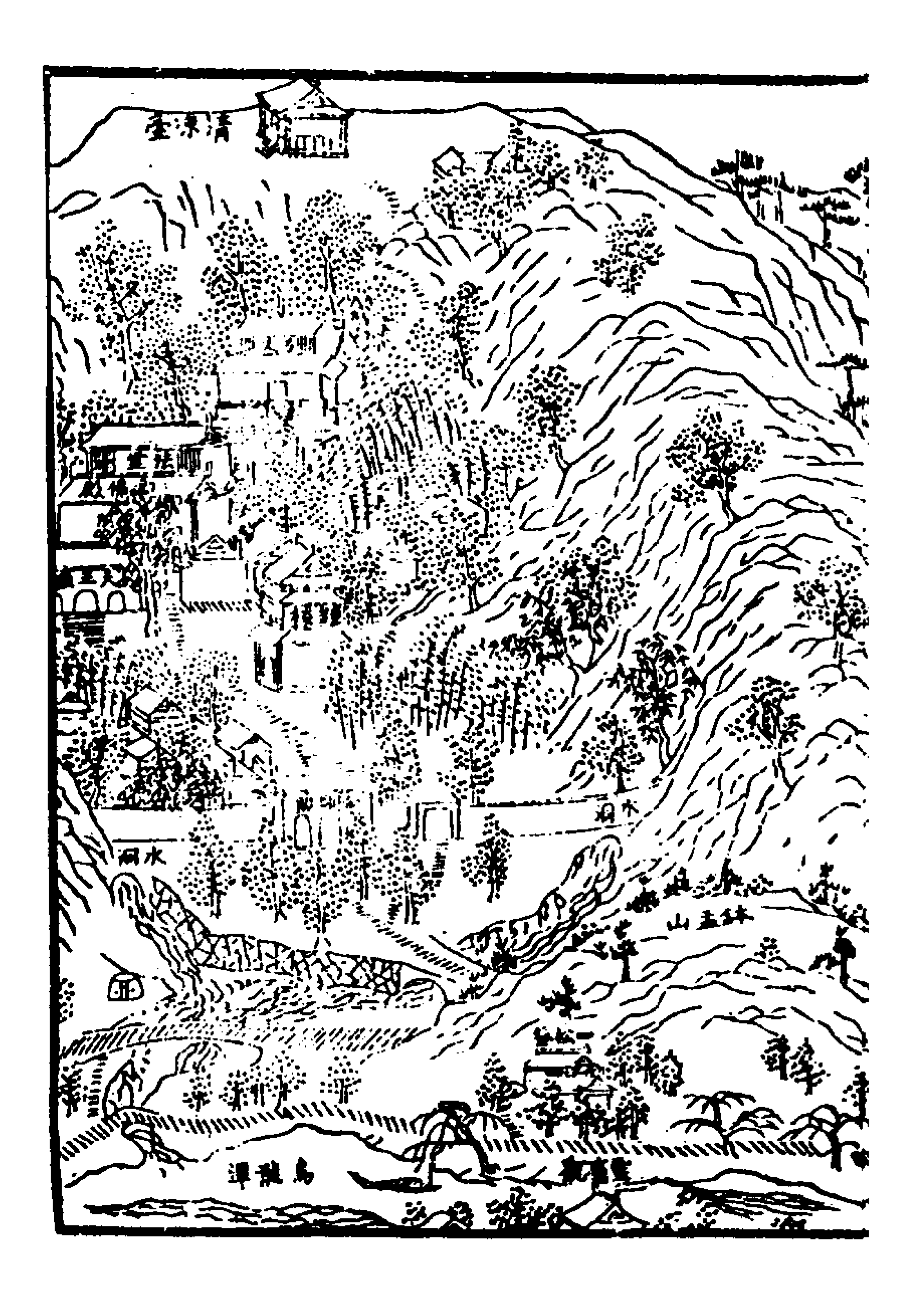
小剎 金川門積善菴

在都門外西城錦衣水軍三所地南去所領靜海寺二里金川門三里

殿堂 韋馱殿叁楹 佛殿叁楹 左華嚴樓叁楹 僧院房壹 禪院陸楹 基址貳畝 東至本衛四所 南至城墻 西至柵欄街 北至外城



清涼寺左景
此原不在大寺列圖景勝故特圖之
虎踞關
大路
田
大路


清泉臺
水洞
水洞
鉢盂山
烏龍潭




清涼寺右景
長江
石頭城
城河

中刹 石頭山清涼寺 古刹 勑賜

在都城西清江門内中城地南去所統天界寺十二里古清涼山吳順義中徐温建爲興教寺南唐改石頭清涼大道場宋太平興國五年改清涼廣惠禪寺後數廢國初洪武間　周王重建改額清涼陟寺左脅而上爲清涼臺山不甚高而都城宫闕倉廪歷歷可數俯視大江如環映帶臺基平曠原係南唐翠微亭舊址今亦有亭可登覽所領小刹曰伽藍菴

殿堂 山門叁楹 天王殿叁楹 左鐘樓壹座 佛殿伍楹 左伽藍殿壹楹

右祖師殿 楹伍 毘盧殿 楹叁 方丈 楹捌 僧院 房玖 基址貳拾畝

東至耿公書院 西至唯心菴 南至官街 北至本寺山亭

禪院 楹叁 廚房 楹壹

山水

石頭山 自江北來山皆土至此始有石故名

駐馬坡 山後諸葛孔明嘗駐馬于此以觀形勢晉時江在石頭下爲險要必爭之地上築城嘗以腹心大臣守之南北戰伐咸據此爲勝負江乘地記曰吳之石城猶楚之九疑也

龍洞 又名桃源洞

烏龍潭 寺外山下相傳有黑物似龍能興雲雨

古蹟

翠微亭 在山巔南唐時建宋乾道間毀紹熙中復建淳熙中總領陳綺新而大之爲登臨處故山頂如砥今亦建亭其上

附 不受暑亭 址無攷 李氏避暑宮 址無攷

德慶堂 後主常習寺中親書此額

三絕 董羽畫龍後主八分書李霄遠草書共爲三絕

彌陀像 宋蘇軾嘗施于寺有贊見後

讀書處 鄭介公俠隨父暈赴江寧府監稅得清涼寺一

小閣閉戶讀書 楷冬至日歸省

後主造鐘江南李氏時有一民死而後蘇云至冥司見先主被五木甚嚴曰吾爲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汝歸謂嗣君凡寺觀鳴大鐘苦則暫息或能爲吾造一鐘甚善後主造鐘于清涼寺鐫云追薦烈祖孝高皇帝脫幽出苦出新志○以上俱無存

人物南唐文益有傳悟空有傳法燈有傳文遂有傳

文清涼寺阿彌陀佛贊　宋學士蘇軾

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爲畫阿彌陀佛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於金陵清涼寺贊曰　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

天日表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長作平等觀本無憂喜與壽夭丈六金身不爲大方寸千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嬈

重建清涼寺碑略

明南吏部尚書雲間錢溥

金陵石城西古有清涼寺在吳順義中徐溫重建爲興教寺南唐改石頭清涼大道場宋太平興國間改清涼廣惠寺　皇明洪武三十五年　周王重建賜額清涼寺復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爲僧錄左善世迨今餘八十年殿宇脫落漫漶宣城伯衛頴同主僧德廣捐貲重建以成化十四年十月　日經始而工畢于明年三月　日

遊清涼廣慧寺記　宋陸游

清涼廣慧寺距城里餘據石頭城下臨大江南直牛頭山氣象甚雄然壞於兵火舊有德慶堂在法堂前堂牓乃南唐後主撮襟書石刻尚存而堂西徙矣又有南唐元宗祭悟空禪師文登石頭西望宣化渡及歷陽諸山眞形勝之地若異時定都建康則石頭當仍爲關要或謂今都城徙而南石頭雖守無益蓋未之思也惟城既南徙秦淮乃橫貫城中六朝立柵斷航之類緩急不可復施然大江天險都城臨之金湯之勢比六朝爲勝豈必依淮爲固耶

遊清涼山記畧　明南兵部尚書喬宇

石城門內之北二里有山環逶經石梁入徑至清涼寺其寺乃南唐李主避暑處故曰清涼至今多竹相傳其所遺者其山面城平曠中有奇基乃翠微亭之故址也登眺則都城宮闕軍廩官府居民街巷遠而長江列巘皆歷歷在目城中具山水之幽盡登覽之勝者無如此山徑南折有靈應觀臨烏龍潭面城負山亦幽隱而登眺則不及也

傳

文益禪師傳略　五燈會元

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住清涼一日與李主論道罷同觀牡丹花主命作偈師即賦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

零落然後始知空王頓悟其意

文益禪師傳　　傳燈錄

餘杭人也姓魯氏七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禀具於越州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盛化于明州鄮山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爲我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長慶法會雖緣心未息而海衆推之尋更結侶擬之湖外既行值天雨忽作溪流暴漲暫寓城西地藏院因參琛和尚琛問曰上坐何往師曰邐迤行脚去曰行脚事作麽生師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師豁然開悟與同

行進山主等四人因投誠咨決悉皆契會次第受記各鎮一方師獨於甘蔗洲卓庵因議罷止進師等以江表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院初開堂日中坐茶筵未起四衆先圍遶法坐時僧正白師曰四衆已圍遶和尚法坐了師曰衆人却參眞善知識少頃升坐大衆禮請訖師謂衆人既盡在此山僧不可與言與大衆舉一古人方便珍重便下坐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問着僧方申問次師曰長老未開堂不荅話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慶稜和尚偈而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

曰喚什麽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麽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衆之衆常不減千計師上堂大衆立久乃謂之曰只恁麽便散去還有佛法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麽若有大市裏人聚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中有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麽經裏有恁麽語是此時節麽有什麽交涉所以微言滯于心首嘗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麽生得翻去若也

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只恁麼念策子有什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群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爲不知根本眞實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

用多少氣力僧問指即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箇是汝
不問底指又僧問月即不問如何是指師曰月曰學人問
指和尚為什麼對月師曰為汝問指江南國主重師之道
迎入住報恩禪院署淨慧禪師師上堂謂衆曰古人道我
立地待汝覯去山僧如今坐地待汝覯去還有道理也無
那箇親那箇疎試裁斷看問洪鐘才擊大衆雲臻請師如
是師曰大衆會何似汝會問汝何是古佛家風師曰什麼
處看不足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即得與道相應師曰取
捨之心成巧偽問古人傳衣當記何人師曰汝什麼處見
古人傳衣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如何是此宗師曰十方

賢聖皆入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方便呼爲佛問聲色兩字什麽人透得師却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處透聲色卽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問瑞草不凋時何如師曰謾語問大衆雲集請師頓決疑網師曰寮舍內商量茶堂內商量問雲開見日時如何師曰謾語眞箇問如何是沙門所重處師曰若有纖毫所重卽不名沙門問千百億化身於中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總是問簇簇上來師意如何師曰是眼不是眼問全身是義請師一決師曰汝義自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問百年暗

室一燈能破如何是一燈師曰論什麼百年問如何是正眞之道師曰一願也教汝行二願也教汝行問如何是一眞之地師曰地則無一眞曰如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問如何是古佛師曰卽今也無嫌處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步步踏着問古鏡未開如何顯照師曰何必再三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是汝也有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曰形興未質名起未名問亡僧衣衆僧唱祖師衣什麼人唱師曰汝唱得亡僧什麼衣問蕩子還鄉時如何師曰將什麼奉獻曰無有一物師曰日給作麼生師後遷住清凉上堂示衆曰出家人但隨時

及節便得寒郎寒熱郎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
今方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爲巳者
其唯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無巳靡所不巳有一片言語
喚作參同契末上云竺土大僊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只
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爲巳去蓋爲大地無一法可
見他又囑人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
便得若也移時失候郎是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
座於非色中作色解郎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
當不當上座若恁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
什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重問如何是清涼家

風師曰汝到别處但道到清凉來問如何得諸法無當去
師曰什麽法當著上座曰爭奈日夕何師曰閑言語問觀
身如幻化觀内亦復然時如何師曰還得恁麽也無問要
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之言師曰更添些子得麽
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這箇是應身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
我向汝道是第二義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
作麽生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麽會又爭得
修曰和尚如何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師與
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悟空云不得喚作香匙兄喚
作什麽悟空云香匙師不肯悟空却後二十餘日方明此

語因僧齋前上參師以手指簾時有二僧同去捲簾師曰一得一失因雲門問僧什麼處來云江西來門云江西一隊老宿寐語住也未僧無對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道場來師曰明合暗合僧無語師令僧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師曰是眞實是虛妄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報恩來師曰衆僧還安否曰安師曰喫茶去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泗洲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出塔否曰出師却問傍僧曰汝道伊到泗洲不到師問寶資長老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

資曰東畔打羅聲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僧曰總不恁麼有俗士獻師畫障子師看了問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箇是汝心俗士無對

僧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森羅萬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萬象森羅師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朝夕演旨時諸方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玄沙正宗中興於江表師調機順物斥滯磨昏凡舉諸方三昧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

師以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國主親加禮問閏月五日剃髮沐身告衆訖跏趺而逝顏貌如生壽七十

有四臘五十四城下諸寺院具威儀迎引公卿李建勳以下素服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鄉起塔謚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嗣子天台山德韶文遂慧炬等一十四人先出世並爲王侯禮重次龍光泰欽等四十九人後開法各化一方如本章敘之後因門人行言署玄覺導師請重謚大智藏大導師三處法集及著偈頌眞贊銘記詮注等凡數萬言學者繕寫傳布於天下

悟空禪師傳　　傳燈錄

北海人姓王氏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爲滯筏將趣凝寂復患墮空旣進退莫決捨二何之乃參

尋宗匠緣會地藏和尚後繼法眼住撫州崇壽甲辰歲江南國主創清凉大道場延請居之上堂示衆曰古聖才生下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他便有這箇方便奇特只如諸上座初生下時有箇什麽奇特試舉看若道無即對面諱却若道有又作麽生道得箇消息還會麽上座幸然有奇特事因什麽不知去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衆生曰還肯也無師曰虛設此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道此土還有麽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僧禮拜師曰莫錯會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色即空曰

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空即色問諸餘不問如何是悟空一句師曰兩句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銜華師曰未見四祖曰見後爲什麼不銜華師曰見四祖問如何是自己事師曰幾處問人來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歇去師曰汝得箇什麼即不休歇去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千般比不得萬般況不及曰請和尚道師曰古亦有今亦有問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師曰問取髑髏後人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汝喚什麼作諸佛問雨華動地始起雷音未審和尚此日稱揚何事師曰向上座道什麼曰恁麼即得過淸凉也師曰實即得問毒龍奮迅

萬象同然時如何師曰你什麼處得這箇問頭師平日居方丈唯毳一襪每洒同叅法眼多爲偈頌晉天福八年癸卯十月朔日遣僧往報恩院命法眼禪師至方丈囑付又致書辭國主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國主屢遣使候問令本院至時擊鐘及期大衆並集師端坐誓衆曰無棄光影語絶告寂時國主問鐘登高臺遙禮清凉深加哀慕仍致祭荼毗收舍利建塔

法燈禪師傳　　傳燈錄

泰欽魏府人也生而知道辯才無礙入淨慧之室海衆歸之僉曰敏匠初受請住洪州幽谷山雙林院上堂未陞座

乃曰此山先代一二尊宿曾說法來此座高廣不才何陞昔古有言作禮須彌燈王如來乃可得坐且道須彌燈王如來今在何處大衆要見麽一時禮拜師便陞座有僧出禮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將什麽與汝好僧擬問次師曰將謂相悉却成不委師住上藍護國院僧問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如何是聞師曰汝從那方來問善行菩薩道不染諸法相如何是菩薩道師曰諸法相曰如何得不染相去師曰染着什麽處問不久開選場還許學人選也無師曰汝是點額人又曰汝是什麽科目問如何是演大法義師曰我演何似汝演師次住金陵龍光院上堂陞

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維那是第二義長老只今是第幾義師又舉衣袖謂衆曰會麼大衆此是山呼舞蹈莫道五百生前曾爲樂主來或有疑情請垂見示有僧問如何是諸佛正宗師曰汝是什麼宗曰如何師曰如何即不會問上藍一曲師親唱今日龍光事若何師曰汝什麼時到上藍來曰諦當事如何師曰不諦當即別處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且問小意却來與汝大意師後入金陵住清涼大道場上堂陞座僧出問次師曰這僧最先出爲大衆巳了荅國主深恩問國主請命祖席重開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心源師曰上來却下去問法

眼一燈分照天下和尚一燈分付何人師曰法眼什麼處分照來江南國主爲鄭王時受心法於淨惠之室暨淨惠入滅復嘗問於師曰先師有什麼不了底公案師對曰見分析次異日又問曰承聞長老於先師有異聞底事師作起身勢國主曰且坐師謂衆曰先師法席五百衆今只有十數人在諸方爲導首你道莫有錯指人路底麼若錯指敎它入水入火落坑落壍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消滅且作麼生商量言語即熟及問着便生跡去也如何只爲隔濶多時上坐但會我什麼處去不得有去不得者爲眼等諸根色等諸法諸法

且置上座開眼見什麼所以道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珍重開寶七年六月示疾告衆曰老僧臥疾強牽拖與汝相見如今隨處道場宛然化城且道作麼生是化城不見古導師云寶所非遙須且前進及至城所又道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試說箇道理看是如來禪祖師禪還定得麼今火風相逼去住是常道老僧住持將逾一紀每承國王助發至于檀越十方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爲我默而難言或披麻帶布此卽順俗我道違眞且道順好違好然但順我道卽無顛倒我之遺骸必於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乞一墳冢升沉皎然不淪化也努力努力珍重卽

其月二十四日安坐而終

文遂導師傳　　傳燈錄

杭州人姓陸氏六歲好學禮池州僧正落髮登戒年十六觀方禪教俱習嘗究首楞嚴經十軸於是節科注釋文句交絡厥功既就謁淨慧禪師淨慧問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曰明還什麼師曰明還月輪曰日還什麼師懵然無對淨慧誡令焚其所注之文師自此服膺始忘知解初住吉州止觀乾德二年國主延入居長慶次清涼次報慈大道場署雷音覺海大導師師上堂謂衆曰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威權上界德彼四生共冥靈光咸稱妙

義十方諸佛常頂戴汝誰敢是非及乎向這裏喚作開方便門對根設教有如此如彼流出無窮若能依而奉行有何不可所以清涼先師道佛即是無事人且如今覓箇無事人不可得僧問崇壽佛法付囑止觀止觀佛法付囑何人師曰汝試舉崇壽佛法看問巔山岩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汝喚什麼作巔山岩崖問如何是道師曰妄想顛倒師謂衆曰老僧平日百無所解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僧問如何是無異底事師曰千差萬別再問師曰止止不須說且會取千差萬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方杖板門扇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

曰四郎五郎廟問如何是吹毛劔師曰薛䕫杖問如何是
正眞一路師曰遠遠近近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咄哉
癡人此是險路師問僧從什麼處來曰撫州曹山來師曰
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却許多山林溪澗何者是汝自
己曰總是師曰衆生顛倒認物爲己曰如何是學人自己
師曰總是又曰諸上座各在止觀經冬過夏還有人悟自
己也無止觀與汝證明令汝眞見不被邪魔所惑

詩石頭山　　　　唐李白

石頭巉巖如虎踞凌波欲過滄江去鍾山龍蟠走勢來秀
色横分溧陽樹四十餘帝三百秋功名事迹隨東流白馬

小兒誰家子泰淸之歲來關囚金陵昔時何壯哉席卷英豪天下來冠蓋散爲煙霧盡金輿玉座成寒灰扣劒悲鳴空咄嗟梁陳白骨亂如麻天子龍沉景陽井誰歌玉樹後庭花此地傷心不能道目下離離長春草遂爾長江萬里心他年來訪商山皓

遊淸涼寺　唐溫庭筠

黃花紅樹謝芳蹊宮殿參差黛巘西詩閣曉牕藏雪嶺畫堂秋水接瀘溪松飄晚吹樅金鐸竹蔭寒苔上石梯妙跡奇名竟何往下方煙暝草萋萋

遊淸涼寺　唐張祜

山勢抱煙光重門突屼傍連簷金像閣半壁石龕廊碧樹叢高頂清池占下方徒悲宦遊意盡日老僧房

清涼寺翠微亭　宋林逋

亭在江下寺清涼更翠微秋階響松子雨壁上苔衣絕境長難得浮生不擬歸放情何計是西崦又斜暉　渺渺江天北歷飛石城秋色送僧歸長千古寺經行少爲到清涼看翠微

贈清涼寺和長老　宋蘇軾

代北初辭沒馬塵江南來見臥雲人問禪不契前三語施佛空留丈六身老去山林徒夢想雨餘鍾鼓更清新會須

一洗黃茅齋未用深藏白氎巾

次舊韻贈清涼長老　宋蘇軾

過淮入洛地多塵舉扇西風欲污人但怪雲山不改色豈知江月解分身安心有道年顏少遇物無情句法新送我長蘆舟一葉笑看雪浪滿衣巾

清涼寺竹賦　宋王嶼

稜欒兮娟娟玉立兮露寒翠青葱兮蓊蔚鳳鸞舞兮琅玕風之來兮天之庭過巖谷兮韻秋聲金鏁碎兮蕭墜日曄曄兮淨明若有人兮稟高節歷歲寒兮傲霜雪我欲從之兮路修絕隔秋水兮共明月

清涼白雲庵　宋王安石

庵雲作頂峭無鄰衣月爲衿靜稱身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

遊清涼寺　明黃省曾

古刹石城裏透迤丹磴攀儆懸秋靄樹江吐夕陽山法食供遊饌林杯悅旅顏無勞支遁馬碧草步人還

登清涼寺後臺　明李東陽

虎距關高鷲嶺尊四山環遶萬家村城中一覽無餘地象外空傳不二門人世百年同俯仰江流今古此乾坤南都勝槩今如許歸向長安父老論

遊清涼寺二首　明王守仁

春尋載酒本無期乘興還嫌馬足遲古寺共憐春草沒遠山偏與夕陽宜雨晴澗竹消蒼粉風煖巖花落紫蕤昏黑更須凌絕頂高懷想見少陵詩　積雨山行已後期更堪多病益遲遲風塵漸覺初心負丘壑真於野性宜綠樹陰層新作蓋紫蘭香細尚餘蕤輞川圖畫能如許信是無聲亦有詩二

送陳揚州暮登清涼山　明王世懋

石頭城外醉離觴把袂登臨興未央秋爲　帝京辭慘淡地緣天界倍清涼江吞疊嶂連雲白煙鎖千家帶日黃久

坐不愁歸路杳尼珠猶可照迷方

小刹伽藍菴

在都城內中城留守右衛地北去所領清涼寺半里

殿堂韋馱殿叁楹佛殿叁楹僧院壹房基址貳畒東至陶家山 南至官街 西至蔣家山 北至陶家山

金陵梵刹志卷十九終

中刹 永慶寺 古刹 勅賜

在都城内北門橋虎賁右衛中城地南去所統天界寺十二里梁天監間永慶公主香火因名寺有塔又名白塔寺代遠頽圯惟塔獨存 國朝洪武間魏國具奏重建 賜今額正德間重修其地深僻林竹蒼翠蕭然野曠出寺左數十武有謝公墩極登眺之勝所領小刹曰獅子窟定林菴淨樂菴虎賁正覺菴淨土菴

殿堂 山門叁楹 天王殿伍楹 正佛殿伍楹 左立佛殿叁楹 伽藍殿叁楹 右觀音殿叁楹 寶塔壹座 祖師殿叁楹 鐘鼓樓貳座 廻廊貳拾

貳楹　方丈拾楹　僧院拾肆房　基址肆百壹拾陸丈　東至官路　南至謝公墩　西至旗手衛倉　北至乾河沿　禪院叁經三

古蹟　謝公墩　寺右相傳爲謝安遊賞處墩不甚高實據江山城闕之勝

文　永慶寺緣起畧　明住持宗海

永慶寺係梁武帝天監間永慶公主香火累代年深殿堂廊廡傾頽無存止有塔一座舊基今左都督徐增壽同僧清古澗於洪武三十五年四月內具本奏准重建永慶講寺啟造佛殿天王等殿及衆僧房修理寶塔後於永樂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南京僧錄司右覺義妙乘於靈谷寺口奏本寺重修與古澗養老又於永樂十年住持宗海移基

重建正殿天王金剛等殿廊廡僧房　正統十年八月十五日

詩　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　唐李白

此墩即晉太傅謝安與右軍王羲之同登超然有高世之志余將營園其上故作是詩

晉室昔橫潰永嘉遂南奔沙塵何茫茫龍虎鬭朝昏胡馬風漢草天驕蹙中原哲匠感頹運雲鵬忽飛翻組練照楚國旌旗連海門西秦百萬衆戈甲如雲屯投鞭可塡江一掃不足論皇運有返正醜虜無遺魂談笑遏橫流蒼生望斯存冶城訪古跡一作至今古城隅猶有謝安墩憑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梧桐識嘉樹蕙草留

芳根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曒地古雲物在臺傾禾黍繁我來酌清波于此樹名園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

謝安墩　宋王安石

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謝公墩　宋王安石

走馬白下門投鞭謝公墩昔人不可見故物尚或存問樵樵不知問牧牧不言摩挲蒼苔石點檢屐齒痕想此絓長檣想此倚短轅想此玩雲月想此籍盤與罇井逕亦已沒漫然禾黍村摧藏羊曇骨放浪李白魂亦已同山丘緬懷蒔

蘭蓀小草戲陳迹甘棠詠遺恩萬事付鬼籙恥榮何足論
天機自開闔人理孰畔援公色無懼喜儻知禍福根悌淚
對桓伊暮年無乃昏

示永慶院秀老　　宋王安石

禮房借枕得重歡陳迹脩然尚有詩嗟我與公皆老矣拂
天松栢見栽時

永慶寺　　明顧璘

城郭晴光蕩客車古巖高寺切清虛鶯花不斷人天界龍
象常依水竹居雲裏壺觴吞海色山中風物似秦餘靈踪
咫尺常難到莫怪歸遲月滿衢

九日登謝公墩分得今字　明焦竑

謝公臨眺處勝日一招尋我輩還時序荒墩自古今天空江影淨木脫鴈聲沉不有茱萸酒其如搖落心

小刹 獅子窟

在都城内鷹揚倉後北城地南去所領永慶寺一里僧瑞麟建董太史玄宰書額林徑僻仄竹樹蓊蔚是山林幽寂處

殿堂 佛殿叁楹 禪房楹 基址 畝

小刹 定林菴

在斗門橋西　城地西南去所領永慶寺二里僧定林

剏因名菴

殿堂 佛殿叁楹 僧院壹房 基址 畝

文 定林菴記　明温陵李贄

余不出山久矣會萬曆戊戌焦弱侯歸白下余隨之故余亦至白下至白下則詣定林菴而菴猶然無恙者則以定林在日素信愛於弱侯也定林不受徒衆今來住持者皆弱侯擇僧守之實不知定林作何面目則此菴第屬定林創建耳名曰定林菴不虛耶定林創菴甫成即舍去牛首復創大華嚴閣弱侯碑紀其事甚明也閣甫成又舍去之楚訪余於天中之山而遂化於天中山塔於天中山馬伯

時隱此山時特置山居一所度一僧使專守其塔矣今定
林化去又十二年余未死又復來此復得見定林菴夫金
陵古多名剎即廢與興誰復念者區區一定林菴安足為
輕重而舊椽敗瓦人不忍毀則此菴雖小實賴定林久存
名曰定林菴豈虛耶夫定林白下人也自幼不茹葷血又
不娶日隨周生赴講學會場當時所謂周安者是也余未
嘗見周安與生但見其隨楊君道南至京邸耳時李翰峰
李如真二先生俱在京告余曰周安知學子欲學幸毋下
視周安也蓋周安本隨周生執小廝之任乃周生不力學
而周安供茶設饌時時竊聽或獨立簷端或拱身柱側不

歆不倚不退不倦卒致斯道又曰周安以周生病故而道南乃東南名士終歲讀書破寺中故周安復事道南夫以一周安乃得身事道南又得二李先生嘆羨弱疾信愛則周安可知矣後二年余來金陵獲交周安而道南不幸遂死周安因白弱疾曰吾欲爲僧夫吾迄歲山寺只多此數莖髮耳不剃何爲弱疾無以應遂約余及管東溟諸公送周安於雲松禪師處披剃爲弟子改法名曰定林此定林之所由名也弱疾又於館側別爲菴院而余復書定林菴三字以匾之此又定林菴之所由名也弱疾曰菴存人亡見菴若見其人矣其人雖亡其菴尚存則人亦存雖然人

今巳亡菴亦安得獨存惟有記述庶幾可久公不可以不記也余謂菴不足記也定林之菴不可以不記也今不記恐後我而生者且不知定林爲何物此菴爲何等矣夫從古以來僧之有志行者多矣獨定林哉余獨怪其不辭卑賤而有志於聖賢大道也故曰賤莫賤於不聞道定林自視其身爲何如者故衆人卑之以爲賤而定林不知也今天下冠冕之士儼然而登講惟口談仁義手揮麈尾可謂尊且貴矣而能自貴者誰歟況其隨從於講次之末者歟又況於僕廝之賤鞭箠之輩不以爲我勞則必以爲無益於克囊胞腹且相率摽袂而竊笑矣肯俛首下心歸禮窮

士目倚簷楹欣樂而忘其身之賤必欲爲聖人然後已者耶古無有矣是宜記遂爲之記不記菴專記定林名菴之由蓋所以自厲亦所以風厲於將來者嗚呼道不虛談學務實效則此定林菴始不虛耳　萬曆戊戌夏日

小刹　淨樂菴

在都城内北門橋虎賁右衛地西去所領永慶寺半里

殿堂　觀音殿壹楹　佛殿叁楹　僧院房壹　基址拾畝　東至沐府西門　南至民房　西至永慶寺　北至民房

小刹　虎賁左衛正覺菴

在都城内西城虎賁左衛地西南去所領永慶寺半里

殿堂山門叁楹佛殿叁楹僧院壹房基址貳畝東至木樨園　西至永慶寺　南至官街　北至千河岸

小剎淨土菴

在都城內　城府軍衛地西去所領永慶寺四里

殿堂伽藍殿叁楹佛殿叁楹基址貳畝東至官巷　西至官巷　南至朱家塘　北至朱家房

金陵梵剎志卷二十終

金陵梵刹志卷二十一

中刹 鳳凰臺瓦官寺 古刹有二寺在山上者爲上瓦官寺在平地者爲下瓦官寺

在都城內中城鳳凰臺南去所統天界寺五里晉興寧二年詔以陶官地施爲瓦官寺梁時就建瓦官閣唐昇元改寺曰昇元寺閣曰昇元閣宋太平興國改崇勝戒壇 國初寺廢半爲徐魏公族園半入驍騎衛倉嘉靖間徐園旁積慶菴改建名曰瓦官寔非寺址鳳凰臺右故有小菴一區萬曆十九年僧圓梓募魏公及諸檀越盡贖臺地大建刹宇攷志前瞰江面後據崇岡則茲菴爲是因正額上瓦官改積慶下瓦官附之所領小刹曰華

光菴一葦菴五雲菴千佛菴普利寺封崇寺正定菴

殿堂 上寺 金剛殿叁楹天王殿叁楹大佛殿叁楹藏經閣叁楹左觀音殿叁楹右禪堂陸楹僧院壹房基址肆拾畝東至民房南至吳家地西至官街北至官街

下寺 山門壹楹二門叁楹佛殿叁楹大佛殿叁楹藏經樓叁楹禪堂叁楹僧院壹房基址拾畝東至上瓦官寺南至齊府園西至城牆北至萬竹園

山水 鳳凰臺在上寺內正殿之左 放生池約拾畝在上寺內鳳凰臺前

古蹟附 瓦官閣梁建高二百四十尺 昇元閣因山為基高可十丈平旦閣影半江開寶中燼宋時重建高七大元燬 玉佛像三絕之一晉義熙中獅子國所獻高二尺四寸玉色紫潤形製殊絕 戴安道佛像三絕之一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既成時議面瘦工人不能改戴顒曰

非奇瘦脊胛尻耳三絶之一京師記因袪脊胛患仰除

顧長康維摩圖

興寧中瓦官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顧愷之直打刹注一百萬長康素貧時以為大言後寺成僧請勾疏長康日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塞俄而果百萬錢也蘇轍公題維摩像云顧生首創維摩詰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狀陸探微張僧繇效之終不能及

羊車

陸龕蒙古鎖記寺有陸後主羊車一輪武后裙一幅鎖製絕工

王右軍告誓文

寺修講堂匠人于鴟吻竹筒中得之後李延業求獻彼王

昇元碣

南唐末葉昇元閣基得碣云抱雞昇寶位走馬出金陵子建居南極安仁乘夜燈東陵騎小女騎虎渡河水後皆驗

三井

按金陵故事瓦官寺後有三井浚一井則三井俱沸因名其地為三井岡　以上俱無存

人物

晉

智顗 有傳畧又見棲霞

竺道一 有傳畧

竺法汰 有傳畧

竺僧

敷有傳畧

釋慧力晉永和中來遊京師常乞蔬食苦行頭陀至興寧中啓乞陶處爲瓦官寺晉孝武太元中火起塔災帝郎勑揚法尚李緒修復

支道林有傳

宋僧導有傳畧

求那摩跋有傳畧

寶意有傳

陳僧洪豫州人止寺造丈六金像鑄畢未及開模晉末銅禁嚴犯必死宋武帝爲桁繫洪相府唯誦一心觀世音經夢像手摩其頭曰怖不否因云無憂見像胸方尺銅色燋沸後得免仍開模見像胸果燋沸

道祖吳國人遠公稱其易悟曰盡如此輩不復憂後生矣後於瓦官寺講說桓玄每詣觀聽乃謂人曰道祖後發愈於遠公

道宗荆州江陵人住瓦官寺情性貞直不務馳競耳不妄屬口不雜言修乘潔已動靜有度禁學經論了無常師終日竅處卷軸清談高論聽者忘疲

附參講棲覽

晉劉丹陽王長史桓護軍劉丹陽王長史同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共商畧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

何次道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

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

張永

嘗請斌公開講永問斌京下復有卓越年少否斌言有沙彌道慧法安永即要請令道慧發涅槃法安述佛性二人神色自若叙致無遺永問年幾慧言十九安言十八永歎曰昔扶風朱勃年十二能誦書詠詩時號才童今日二道士可稱義少

王苟子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

孫興公

見支道林傳內

戴安道

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藏經護勅

萬曆十四年九月

皇帝勅諭瓦官寺住持及僧衆人等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經典用以化導善類覺悟羣迷于護國祐民不為無助茲

者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命工刊印續入藏四十
一函幷舊刻藏經六百三十七函通行頒布本寺爾等務
須莊嚴持誦尊奉珍藏不許諸色人等故行褻玩致有遺
失損壞特賜護持以垂永久欽哉故諭

文　潤州瓦官寺維摩詰畫像碑　唐元黃之

夫魁北藏樞秉三奇於紫掖崑西運軸森萬族於黃輿方
領圓冠棹九流而宗學海霓裳羽服秉六甲而下仙巖雖
辰像微茫不能味甘陳之識陬維窅邈不能拄草玄之功
仁義與禮樂可遵未出死生之境昏默與淸虛可尚纔居
天地之先且造化以六合爲功聖人以二門分敎豈夫百

千萬刧量其遠近三十七品語其功業者哉況性相之微
不可以名言得處有之玅不可以智力知三千之淨土無
邊八萬之法門虛受能住不思義解脫者也維摩詰者華
言淨名居士也沒于玅喜之國生于毗耶之城大仙那提
之子常脩梵行世號白衣居士焉故總玅圓明現身方丈
無起無住不去不來空色空而取眞空滅生滅而求寂滅
或歸之于無物或得之於默然邪正於是路殊語言由其
道斷居士之眞宗也若乃家室不離而敎傳緇服天子廻
向而身爲白衣讓金粟之尊未卽如來之位挴玉毫之相
空留長者之名亦猶百谷之王以下能大六虛之相居高

自卑居士之洪謙也若乃移外方之諸佛一室規乎四天對樂世之衆生一劫成乎七日毛孔之內鼓大海之波濤芥子之中欝須彌之巘崿擲世界於恒沙之外不覺不知攝高堂於大會之前同瞻同仰嵐風動地口吸莫以爲難猛火燃天腹貯但聞其一居士之神通也若乃群邪作梗諸惡延災衆生茹焚溺之悲含識迫傷夷之患由是騁自在之力縱無礙之威破煩惱而擊慳貪斬毒蛇而擒醉象朦幢暫建而縛四魔智劒纔揮心降六賊故使波旬振讋不能變帝什之容外道摧殘不能竊真如之業居士之威力也若乃非相成光乎是相故見於威儀無言假道於有

言方形於問荅弘乞食之理須菩提但覺茫然聞宴坐之
談舍利佛不能加報摩訶迦葉息言於二乘大目揵連呑
聲於四衆亦由明鏡內鑒照之而不疲洪鐘外發扣之而
必應是以五百弟子同稱我不堪任二千闕人俱盡得無
生法忍居士之靈辯也若乃智總大雄心行菩薩雖人我
無相以拯救爲懷憂本無憂憂凡俗之憂病本無病病衆
生之病富室貧里等資其福田酒肆婬房廣談其善誘則
知去重昏之小翳朗惠日而無私　中根之大莖霑法雨
而同潤居士之慈悲也若乃前際後際無眛於因緣成時
化特不爲於本願光嚴悟矣行念其道場新學豁然坐知

其宿命晨持乳鉢未息麤言中設飲玉盂普均香氣有疾菩
薩憂惱於是併除犯律比丘疑悔由其傾蓋居士之利益
也若迺恭承父訓事方便以崇嚴瞻望毋儀奉智度而資
受結齊眉於法喜坐詠宜家期上足於塵勞行同入室因
風起對共賞慈悲他日趨廷獨推誠實知識慕善道品所
有居先伴侶求真度法由其見託居士之宗黨也若迺上
棟下宇空寂爲輪奐之資淨服名衣慙愧入裁縫之門開
八正之路則衆馬交馳坐四禪之床則身心不動智惠之
果秋再無漏之林淨玅之花春發總持之苑禪悅爲味詎
假珍羞解脫充漿寧思玉液奏法音之樂則絲竹藏聲燒

異品之香則旃檀羅郁居士之遊處也於是隨意所轉覺路遐通應緣而構梁津苑濟愜勇猛之志則火內生蓮廣虛之因則水中現月法本希有若鄔優曇之花道之將行大備貝多之葉舉閻浮之國土禮敬忘疲想毗耶之人天聲塵不朽居士之遺跡也得其道者則三乘弟子羞稱多聞行其法者則七種學人莫不愛樂是致四天讃仰而無假十地攀接而無階王者資而九有清舉生剛而六念作雖驟龍改地共尊金粟之儀水土遷行長奉寶臺之供我國家神明造物聖政調時滌瑕穢而玉鏡清刻澆訛而撝大朴牢籠七十七代轢軼萬八千年率土之濱罔有胎

覩普天之下共惟帝臣京坻積而銅爵鳴鐘鼓和而玉羊現將蓋四生之福爰開十善之因精舍廣祇陁之園列郡揚淨名之教萬姓資其分別八方暢其休明天地平成於是乎汲引在江寧縣瓦官寺變相者晉虎頭將軍顧愷之所畫也爾其上纏珠斗下控金陵六代爲天子之都二分入王孫之國禮讓流行之地英靈誕秀之鄉鷲巖分虎踞之山鴈塔枕盤龍之水總幽閑與形勝則瓦官之寺焉昔有晉莊嚴淨域時梵侶以規模雖廣彫飾未周永念粹華每疚懷於須達共成圓滿而假力於檀那凡厥施財莫匪鳴剎顧君乃連扣資數百年逾千萬大衆貽愕不知其然

君習氣精微洗心閑雅鞶纓弁混俗而纘素適神乃白鑑
徒令其粉壁於是登月殿掩雲扉攷東漢之圖採西域之
變玅思運則冥會能專畢則功成神光謝而晝夜名聖容
開而道俗覩振動世界謂彌勒菩薩下兜率之天照燿虛
空若多寶如來踊耆闍之地由是士女駢比樵路爭趨車
馬軒轟傾都盛集玉貝交獻須史而寶藏忽盈青鳧亂飛
俄爾而銅山崛起納繒帛者繼踵施衣服者比肩當鳴剎
而雖則可驚不崇朝而過其本數非夫精義入神者孰能
與此乎雖江山寂寥居處緬邈年移代改晉庾歎過隙之
駒城是人非丁令歌化遼之鶴由是覩其道場玅矣謂應

供而來儀床枕儼然疑有懷於問疾目若將視眉如忽嚬口無言而似言鬢不動而疑動豈丹青之所歎詠相好之有靈哉頂禮者肅如在之心瞻仰者發歸依之念信受演說之旨大布於人天住持負荷之規實存於牧守刺史楊令琛懷軌物之量韞不伐之才五服常列土之榮千里負專城之寄移風易俗頻推董相之帷揖道歸眞再擁文侯之篲長史薛宏仁賢雅望邁德於仲舉之輿司馬成景賀以鄉相高才屈跡於士元之驥俱遊六藝貯籯金而常滿共逢三朋攬衣珠而永悟縣令陸彥恭風神俊邁境宇恬虛雖馴雉已彰實割雞焉用風亭月臘還開見寶之詞不

冷泉清頻忝分襟之賞脩菩薩之行則仰之彌高現宰官之身則威而不猛相門出相茲焉在茲佇聞搏擊鵬衢棲遲鳳沼豈徒播茲風化奏彼絃歌而已哉丞鄭孝義逸氣飛騰英懷倜儻擢命世之標幹揮舍人之符彩我之自出鳳樓鳴五色之鷟家之積善牛渚降九派之族宏才博學再閱康成之門愛客好賢重覩當時之驛朋友推其令譽人吏偃其高風歷州縣而暫勞獻盤桓而詎遠主簿于植才藝卓著水鏡長懸將騁驥於高門先漸鴻於下位尉史惟清以雍容儒雅門專秉直之風以磊落才雄巖引乘箕之宿則知龍駒千里非黃綬之所羈鵷子九皐惟青天之

是賜家襲不墜望台鉉而相輝堂構克隆見公矦而必復
寺主雲影及徒衆并諸寺大德等並洪身挺秀覺意圓明
屈指提之尊號懷盛明之忍辱四十二之賢聖接踵比肩
一十八之虛空心持目想勇猛精進將意耳而齊驅搏達
多聞與阿難而並鶩言論辨了有類鶖鷺體性利根更嘉
發掘故能經行不倦拯濟忘疲模楷四流笙篁二諦邑人
左補闕馮宗右拾遺孫處玄等並資忠履孝抱義懷仁凝
大江之精靈鬱高山之崇行莫不衡門育德華省馳聲或
長揖九徵或光膺八命所以東南甚貴江左有人焉既而
道俗披誠宥條訖款盈見推於相　遠不讓於常仁弟子

謬忝詞場夙擢桂林之秀言瞻法宇早從祇樹之遊覩泡影之皆虛悟聲色之非實雖心爲形役而志與道俱思惟必在於儞乘夢想無忘於梵行觀居士之跡不可思議聞居士之言得未曾有恨不親承聖旨捧袂於不二之門躬奉尊顏跪履於大千之界託菩薩之下位共拂天花接比丘之末行同窺聖果皆讚舞鸞之化每有願於揄揚今從問鵬之遊豈得默而無述爾時欲重宣此義是以敢作銘云其詞曰元氣浩浩大匠存存鎚鑪精粹折扎乾坤四生有劫六趣無門愛流夕漲塵飛晝昏其一巍哉世雄應期來現妙矣居士隨緣利見大庇生靈遂荒臺殿劫塵遐邈恒

沙法遍其二空床寂寂虛室閑閑文殊奄至波旬遽還拔毛沃海剖芥藏山地分珠柱天潤玉顏其三智惠無邊威靈具足廣延寶坐高蹈金粟振動人天津梁道俗火宅再蔭幽途炳燭其四於赫有晉像教斯傳繢事 肖靈儀在焉神光夕照瑞相朝圓耙如電掣皎若星懸其五我皇再拱誕膺寶位控引四流陶鈞萬類法關妙有靈通夢寐政事以和物無不利其六天險南斗地擁東吳江山作固臺壁稱都俗富英傑人多給孤莊嚴結構炳煥規模其七瞻彼邦邑娟茲祭宋化偃一同聲馳四海氷玉常瑩松筠不改迺睠道場肅焉如在其八薄遊淨域永念毗耶香如致飯衣似持花暫容

示疾啓齒降邪室懷方丈會想無遮其九杳杳三界茫茫九
有贍仰睟容思惟受手式刊眞石僉圖不朽盛列鴻名天
長地久其十

昇元寺略　宋方輿勝覽

昇元寺卽瓦棺寺也在城西隅前瞰江面後據崇岡最爲
古跡李主時昇元閣猶在乃梁朝故物高二百四十丈李
白詩所謂日月隱層楹是也今西南隅戒壇乃是故基南
唐將歸我宋數年前昇元寺殿基掘得古記及詩讖其辭
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可憑抱雞昇寶位謂李煜丁酉生
也走犬出金陵謂王師甲戌渡江也子建居南極曹彬列

柵城南乃子建也安仁秉夜燈謂潘美恐有伏兵命縱火也東陵驕小女騎虎渡河氷錢似以戊寅年入朝盡獻浙西之地騎虎之謂也瓦棺寺之名起自西晉長興年中長沙城河陸地生青蓮兩朶民間聞之官司掘得一瓦棺開見一僧形貌儼然其花從舌根頂顱生出詢及父老父老曰昔有一僧不說姓名平生誦法華經萬餘部臨終遺言曰以瓦棺墊之此地所司具奏朝廷乃賜建蓮華寺五代兵火焚之

鳳凰臺上瓦官寺記　明南祠部郎錢塘葛寅亮

上瓦官寺者即晉施陶官地爲瓦官寺故址在鳳凰臺右

據山臨城李白登瓦官閣詩複識鳳凰名方輿勝覽記瓦
官前瞰江面後據崇岡其徵也南朝四百八十寺鞠爲灌
莽者不可勝計然其間地著名存或地亡名在皆得標識
瓦官有百尺之閣有三絶之珍名僧之所豎義賢儁之所
參游其勝槩相傳未泯乃一更于昇元再廢于崇勝戒壇
而　國朝遂蕩然無存其地半爲驍騎倉半入徐魏公族
嘉靖間魏國園𠌯之積善庵改建揭張其名王元美汪伯
玉諸公記之一時遂多稱瓦官考古者知其非瓦官故址
也余彙寺志偶一稽覈嘗與同署鄭君玄嶽游其地登鳳
凰臺故墟見其右殿閣嵬然金碧爗然四環以垣而臺藩

其內脩萬竹之名園連驍騎之公廡徘徊顧眺爲誦李白之詩及方輿勝覽中語此非即瓦官故址與雖江波遠徙二水三山杳不知何處然荒臺游鳳可憑而弔也召僧問所自謂此地故有菴一區名叢桂萬曆之十有九年魏族以園地售閭左菴僧圓梓明澄有志復古圖請贖地白魏公魏公慨然布金其門下陳源陳淳各贊成之僧亦撫衣鉢貲約三百金共償其直茲地悉爲菴有廣可四十畝於是量高度下爲殿者四爲藏經閣者一閣之右爲禪堂而僧寮錯處焉其鳳凰臺峙左林木蒼蔚宜亭臺之下有放生池約十畝許爲葑翳宜闢皆欲有事而未逮僧一一指

點予與鄭君得縱觀之覩其殿閣雲構雕棟綺疏丹飾爭耀前見連雉飛烏城南一片煙光翠色繚繞雨花淮水間獨未識尼官昇元之舊覓上今閣幾百尺至仰攀日月也其地入驍騎者即不可復問而名藍舊址已復其半規模亦宏敞矣計是菴之未闢也僅蕭然半錫地硉之藤蔓磽确間過者不問而積善適當交途又魏公析地施縱香華甫振都人懷古之殷思一寄佳名於垂絕得此遂不復搜討以今相提並論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況積善構於平陸茲菴據山之上積善去臺尚遠茲菴即臺為基伯玉元美所記皆云有廢井為尼官務今井在倉內茲菴去井一

壁耳三者不朽之故蹟可據之遺基試立馬風煙停車蒼莽想像于江山雲樹之際印證于品題游覽之篇地與景合孰有如叢桂者廼古額未復舊名尚沿不將使金地埋光琳宮闕色哉予因正其名曰瓦官鄭君曰然則將奪彼予此乎曰否然則將此亦一瓦官彼亦一瓦官乎曰否吾將取諸上下之間志有之古者上定林下定林上雲居下雲居今猶有存者非廢也乃遂名彼為下瓦官此為上瓦官寺因爲之記

瓦官寺碑 下寺

明兵部侍郎新都汪道昆 周天球書

晉都金陵則秦淮水南故有瓦官地興寧中詔徙瓦官水

北就故地建寺爲慧力居寺集千僧褎然江左首刹寺故有三法寶皆奇絶其一師子國所貢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質瑩白形製殊至經十載始至金陵其一戴安道繪佛像益居寺者餘十歲一云畫壁在焉其一顧長康維摩圖杜拾遺嘗乞之江寧詩稱虎頭金粟是也其以開講至者則竺法汰支遁杯渡講般若經天台智者大師說此觀其以遊觀至者則王長史王苟子劉丹陽桓護軍何次道阮思曠具世說中唐仍舊名就中築瓦官閣李供奉登而有賦至今誦之後唐昇元中改瓦官閣爲昇元閣無何毀矣宋乃更始元更名崇勝戒壇　高皇帝定鼎金陵并包無外

寺方就圯有待而興其後魏國爲園鳳凰臺西地入魏國西園畢事隙地猶存正德中有神僧杖錫至指故地而稱佛土投五體而禮十方且語居人異日者此地大興佛事頃之居人見火光隱隱出地上始異其言山西比丘覺恒善持戒律修頭陀行就彼中淨土寺投成亮爲師亮日持一齋夜誦法華經達旦年九十色若嬰兒將大歸命恒往伏牛山參印空法師而受記恒如命隨衆二十年得印空衣法輙由少林歷南海次金陵時烏夷薄留都魏國居守聞恒自少林至則以牛車逆恒爲技擊師恒徐徐曰明公必欲弭倭患報　國恩非佛力不可其依佛以貸十力技

擊何爲魏國然其言且就西園隙地治恒精舍居人于是
告疇昔狀從之諸長老言此故瓦官寺也井至今畱掘地
跡之得片石須菩薩天王刻畫精良相好畢具其上鐫昇
元閣三字厥有明徵乃就故寺阯而新之魏國自署曰古
瓦官寺以殿宇則衙三達縱三重前殿主瞿曇左右華嚴
鈔十四部中主無量壽衙爲九品蓮臺後主毘盧左右華
嚴經二十四櫝手書者經二櫝前重門後方丈左比觀堂
次齋堂右淨業堂次庖湢客寮園林笎庫莫不莊嚴有如
化人之居完矣美矣壯矣麗矣恒度金陵柳氏子法名悟
迎其後羣弟子自四方來武林袾宏爲上首恒歸伏牛山

立化則以衣法授迎迎修念佛法門按豆而聲佛號盡四十八石魏公多迎精進遂命迎嗣恒迎主祝釐爲之代終而反始居未期月丹堊維新日孳孳聚糧延十方耆宿率期三年一解代起若踐更或講經或諷經或修淨業或修玅觀於是大比丘明安悟勤圓愛自上都至可然自廬山至法慧自攝山至常杲慧宗自峨嵋山至印空師滿起自伏牛山至方內如期而集無慮數千百人佛事中興殆非虛語迎度二弟子皆出金陵眞權嘗赴肇林主無遮大會眞全專修白業嘗枯坐寫經是歲余習靜太函迎並遣二弟子以寺碑請余維吾儒閉關以距釋氏不啻華戎藉令

設天綱該之一何數也金陵鉅麗六代之所更都其時總
總林林居然佛國卒之黍社遞屋一切與之俱頹比及千
年無往不復　高皇帝南面而立當王氣而建名都文武
聖神非輓近世諸儒所及乃若通西極以化中國未嘗以
爲不經也者而黜之于是苾蒭相摩蘭若相望概諸六代
有如纖甸之視要荒爰及瓦官巋然再造猶夜始旦猶魄
始明國隆則從而隆其斯爲日之卯月之庚與治同道罔
不興矣要而言之有興寧則有慧力有慧力則有瓦官由
是而竺法汰道林智者從之彼一時也有　太祖則有中
山有中山則有魏國有魏國則有晉後有晉後則有恒有

迎由是而燕代荆楚梁豫諸賢從之此一時也借曰消息盈虛時乃天道進諸古語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如將詰其所由來卽世儒無容口世主無容心世尊無容力矣尚安事碑二弟子奉足而三請曰固然吾師望此久矣此在世法願徼惠仁者一言余嘗從文殊方丈室中聞不二法是故無世法無出世法無法法亦法謂不二何不二之云默然而已長者子盍歸乎諸賢聖之聲跡具在有之其問諸杜拾遺李供奉無則問諸維摩

重修瓦官寺祝釐記　明南刑部侍郎瑯琊王世貞

瓦官寺者剏自晉興寧中地在金陵秦淮之陽古所稱銅

官鹽官之類是也寺故有三寶一爲師子國所貢玉如來像一爲顧長康所繪維摩詰天女一爲戴顒所損臂胛玺像至宋孝武時復以三十二金像益之遂哀然爲四百八十之冠而是時有傑閣踞其後壯麗無偶以久故欹其西南角至唐開元九年七月大風起龍江蕩秦淮而上欹者復正寺僧神之龕其事於壁南唐昇元中以紀年爲閣名至宋開寶八年十一月金陵下兵燹凌之閣遂爲燼而神之者猶曰海船東來夕見空中有光擁一閣而去隱隱聞梵唄鐘磬音若所稱同泰浮圖者距其剏爲歲五百八十餘蓋自是一燬而不復紹興中一論師于閣阯旁百武復

建閣曰盧舍那高可七尺逾於瓦官之舊久之復中兵燹蕪併其所謂寺者始而稱崇勝戒壇繼而蕩爲兎葵燕麥之場而漸不可識徒令人增慨於法汰道林智顗之書劉丹陽王長史何次道阮思曠之術論與李供奉之詩歌想像暮煙秋色於冶城大桁之間而已至 明而入魏國上公之園爲鳳凰臺西隙地正德中有神僧過而膜拜焉謂爲佛土授記居民以去自是時時夜見光怪久之山西比丘覺恒者得法於淨土寺法師成亮已受記伏牛印空師由少林轉歷南海至金陵魏之先公禮之爲築精藍以舍直其地父老稍稍爲言光怪狀且云故瓦官寺阯也廢井

在焉跡而掘之有居刻天王像精甚識其陰曰昇元於是魏公益慨然自稱檀越頗發其藏鏹以成殿堂門廡庖湢客寮莞庫之屬華艷窈窕深中宏外經像整麗咸得其所而他所未備者恒公盡以三衣中食之羨足之其後得金陵悟迎爲弟子授之衣鉢而脫身茇伏牛立而化迎公代之以精勤爲法事以慈閔攝衆心大德具壽紛綸而萃羯磨講誦各安其職今魏公復用三天竺故事割其餘祿以供常住迎公既謀所以永茲刹者祈之守官汪先生伯玉俾爲文紀之詳且覈矣居復念魏公世世爲 天子肺腑其履端履長 萬壽之祝歲不過三且與百辟共事亡以

專昕旦而諸苾蒭記　國主之護持亡兵革灾沴他厲以礙薰修益未嘗食息而忘祝釐乎其徒二人謁世貞申爲之記世貞故嘗讀遠法師前後論辯沙門不敬王者又百丈刱立道場不立佛像以爲卓識及見宋元之季宗師上講堂必先拈香而頌佛祝聖心竊以爲疑其後復攷我世尊所行化之國非一王其王嚴事之不啻大梵帝釋而世尊之所以弊翊而庇祐之者亦不一二已也當此之時重在法王則人王賴法王以有其國世尊滅大迦葉阿難陀繼之人王與法王交重則兩相事迨其旣也大法流而震旦重在人王則法王賴人王以行其教是故遠法師之論

有所詘而百丈之見不能以偏用若是乎頌佛祝聖之不
可已也諸比丘可謂能得其意者已若魏公世臣與　宗
社共休其所旦加額願　天子萬壽無疆又何庸贅哉故
不辭與伯玉齒而爲之記　萬曆丙戌夏日

瓦官寺重創青蓮閣記　明南刑部侍郎瑯琊王世貞

青蓮閣者故瓦官寺閣也六朝事跡以爲晉時有二青蓮
得之瓦棺中以玆因緣而建玆寺慶元誌亦云金陵新志
曰非也晉哀帝時詔移陶官於淮水北遂以南岸陶地施
僧慧力成之其宏麗甲諸刹青蓮居士李白嘗登瓦官寺
閣極眺有詩紀之其句云杳出霄漢上仰攀日月行高可

知已至江南李主時寺俱付兵燹獨閣存蓋已改而為吳興復改而為昇元昇元者李主僭元也或云自址至頂可二百四十尺延袤稱之蓋至明嘉隆之季而蕩然無復遺矣開士覺恒應眞闍化後比丘悟迎乘緣詢址遂搆蘭若冐以故名而於轉輪藏後得小隙地益借檀募別為層宇雖高廣不能什一而塗澤莊嚴於像敎毋替余所謂不見如來滅刦時丈六金身亦不惡匪用解嘲蓋寔際也僧雛騈來謁余請閣名曰其兎官乎曰寺額故命之矣將無吳興乎曰無取義也抑取諸昇元乎曰偏國之僭元也余乃更之以青蓮曰青蓮者居士白所著也非白而何以知兎

官之有閣也抑寺之昉起乎雖不必徵籍敎可也蓮以表潔青以表祥薄伽梵之所趺而安者乎拈而微笑者乎書以付僧使龕之壁　萬曆戊子六月望日

古佛記

明翰林修撰秣陵焦竑

金陵僧藍碁置其最初而獨勝者無如瓦官晉興寧中詔移陶官淮水北以南岸地予僧慧力造寺居之寺因名在城西南隅鳳凰臺畔李白詩門餘閶闔字樓識鳳凰名是也自林公講小品天台論止觀咸在茲所寺像設備極精美南史稱玉像爲義熙初師子國所獻經十載乃至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與戴安道手製佛像顧長康

維摩圖爲寺三絶自東昏毀玉像爲釵釧戴顧手蹟亦不復存而寺至勝國時易名崇勝戒壇猶不廢也　國初寺圯地爲徐魏公園嘉靖間釋覺恒見地上光怪心知其異發之得片石佛菩薩天王相好刻畫精巧細若絲髮一時宣傳瓦官舊物復出人間時魏公篤軒以宮保縉留鑰聞而異之命即其地造屋種樹爲往來瞻仰之所六朝名蹟幾還舊觀誠禪誦之名區素緇之幸事矣役既竣公喜其得之奇也屬恒請余文爲記余詰曰若謂此非佛事耶則牆壁瓦礫悉談妙義若謂此即佛事耶則色見聲求是行邪道若得之又請之而余又記之皆妄也雖然有相之身

即寔相身而離文字見是名斷見則若請之而余記之亦無不可佛以嘉靖庚子二月八日現恒以甲寅九月七日請余以丁卯正月十日記

遊瓦官寺記

宋陸游

九日至保寧戒壇二寺保寧有鳳凰臺攬輝亭臺有李太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今已廢惟亭因舊址重築亦頗宏壯寺僧言亭牓本朱希眞隷書法堂後有片石瑩潤如黑玉乃宋子嵩詩題云鳳臺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進士宋齊丘司空者徐知誥也後改姓名曰李昇是爲南唐烈祖而齊丘爲大臣後又有題字云昇元

三年奉勑刻石蓋烈祖既有國追念君臣相遇之始而表顯之昇齊丘雖皆不足道然當攘奪分裂横潰之時其君臣相遇不如是亦不能粗成其功業也戒壇額曰崇勝戒壇寺古謂之瓦官寺有閣因岡阜其高十丈李太白所謂鍾山對北戶淮水入南榮者又横岡詞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是也

傳

釋智顗傳略 傳詳棲霞寺內　高僧傳

釋智顗學成詣金陵與法喜等三十餘人在瓦官寺創弘禪法僕射徐陵尚書毛喜等並禀禪慧俱傳香法會陳始興王出鎮洞庭公卿餞送廻車瓦官與顗談論幽極既唱

貴位傾心捨散山積虔拜殷重因嘆曰吾昨夢逢强盜今乃表諸軟賊毛繩截骨則憶曳尾泥中仍遣謝門人曰吾聞閻射則應于絃何以知之無明是瞻也脣舌是弓也心慮如絃音聲如箭長夜虛發無所覓知又法門如鏡方圓任像初瓦官寺四千人坐半入法門今者二百坐禪十人得法尒後歸宗轉倍而據法無幾斯何故耶吾自化行道可各隨所安吾欲從吾志也卽往天台

勑智顗禪師　陳宣帝

京師三藏雖弘皆一途偏顯兼之者寡朕聞瓦官濟濟深用慰懷宜停訓物甘遑獨善一二曾義達口具得朕意也

勅迎智顗　　陳少主

春寒猶厲道體何如宴坐經行無乃爲弊都下法事恒興希相助弘闡今遣宣傳左右趙君卿迎接遲能即出也一二君卿口具便望相見在促

又勅　　陳少主

得使人趙君卿啓并省來答表志存林野兼有疾病願停山寺不欲出都不具一一二巖壑高深乃幽人之節佛法示現未必如此且京師甚有醫藥在疾彌是所宜故遣前主書朱雷迎接想便相隨出都惟遲法流不滯會言在近朱雷口述一二

請智顗講法華疏　陳沈君理

儀同公菩薩戒弟子吳興沈君理和南竊聞大乘者大士之所乘也高廣普運直至道場復作四依周旋六道仰惟德厚深會經文於五誓之初請開法華題一夏內仍就剖釋道俗咸瞻延佇嘉唱慈悲利益不違本誓耳謹和南國清百錄

與智顗書　陳毛喜

累年仰系不易可言承今夏在石像行道欣羨無極又聞欲於天台營道場當在夏竟耳學徒遠近歸依者理應轉多安心林野法喜自娛禪講不輟耳四十二字門令附錐

晋多時讀竟不解無因諮訪爲恨轉積南嶽亦時有信照禪師在嶽嶺徒衆不異大師在時善公於山講釋論彼亦邑遲望還綱維大法不者歸鍾嶺攝山亦是棲心之處何必適遠方詣道場希勿忘京師邊地之人豈知趣向傾心無時不積未因接顏色東望歎戀敬德信人今返白書不具弟子毛喜和南

竺道壹傳略　　高僧傳

竺道壹吳人少出家貞正有學業而晦迹隱智人莫能知與之久處方悟其神出瑯琊王珣兄弟深加敬事晉太和中出都止瓦官寺從汰公受學數年之中思徹淵深晉簡

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殺死壹乃還東止虎丘山學徒甚

晉不止乃令丹陽尹移壹還都壹答尹曰蓋聞大道之行

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奪其性弘方由於有外

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無外崇禮佛法弘長彌大

是以殊域之人不遠萬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棄

欲洗心清玄遐期曠世故道深常隱志存慈救故遊不滯

方自東徂西惟道是務雖萬物惑其日計而識者悟其歲

功今若責其屬籍同役編戶恐遊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

舉之徒卓長往而不反虧盛明之風有謬主相之旨且荒

服之賓無關天臺幽藪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審識詳而

後集也壹於是閑居幽阜晦影窮谷時若耶山有帛道猷者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詠有濠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講筵之遇後與壹書云始得優游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為詩陵峯採藥服餌蠲痾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為恨耳因有詩曰連峯數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閑步踐其逕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壹得書既有契心抱乃東適耶溪與道猷相會定於林下於是縱情塵外以經書自娛頃之郡守瑯琊王薈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風德高遠請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遺於

寺造金牒千像壹既博通內外又律行淸嚴故四遠僧尼咸依附諮禀時人號曰九州都維那後暫往吳之虎丘山以晉隆安中遇疾而卒卽葬於山南孫綽爲之讚曰馳辭說言因緣不虛惟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譽條被猗蔚枝幹森疎

竺法汰傳略　　高僧傳

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與道安避難行至新野安分張徒衆命汰下京臨別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弘教東南江湖道術此焉相忘矣至於高會淨國當期之歲寒耳於是分手泣涕而別乃與弟子曇一曇二等四十餘

人泝江東下遇疾停陽口時桓溫鎮荊州遣使要過供事
湯藥汰疾小愈詣溫溫欲共汰久語先對諸賓未及前汰
汰乃乘輿歷廂廻出相聞與溫曰風痰忽發不堪久語比
當更造溫忽忽起出接與循焉汰含吐藴藉辭若蘭芳時
沙門道恒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荊土汰曰此是邪
說應須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一難之據經引理恒
援其口辯不肯受屈日色既暮明旦更集慧遠就席攻難
數番關責鋒起恒自覺義途差異神色微動麈尾扣案未
即有答遠曰不疾而速杼軸何爲坐者皆笑心無之義於
此而息汰下都止瓦官寺晉太宗簡文皇帝請講放光經

開題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集三吳負袟至者千數瓦官寺本是河內山玩墓王公爲陶處晉興寧中沙門慧力啓乞爲寺止有堂塔而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修立衆業又起重門汝南世子司馬綜第去寺近遂侵掘寺側重門淪陷汰不介懷綜乃感悟躬往悔謝領軍王洽東亭王珣太傅謝安並欽敬無極晉太元十二年卒孫綽爲之讚曰凄風拂林鳴絃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作

竺僧敷傳畧　　高僧傳

竺僧敷因西晉末亂移居江左止瓦官寺盛開講席道嵩曰敷公研微秀發非吾等所及也嘗著神無形論以有形

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矣理有所歸恆然信服後終於寺並一法汰與道書云每憶數上人周旋如昨逝沒奄復多年與其清談之日未嘗不想憶思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圖一旦永爲異世痛恨之深何能忘情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圖矣

支道林　世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栴檀非不馥

焉能逆風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釋支道林傳略　高僧傳

支遁字道林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儁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遁歎息以爲重見若人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歅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王洽劉惔殷浩許詢郄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遁嘗在白馬

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爲逍遙遁曰
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逍遙矣於
是退而注逍遙篇後還吳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爲吳
興守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
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慼慼
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
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
積想也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往
之氣何足可言後遁既還剡經由于郡王故往詣遁觀其
風力既至王謂遁曰逍遙篇可得聞乎遁乃作數千言標

揭新理才藻驚絶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
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
衆百餘常隨禀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曰
懃之懃之至道非彌奚爲淹滯弱喪神竒茫茫三界耶耶
長覊煩勞外湊冥心內馳徇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
涓若露晞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懐德知安必危寂寥
清舉濯累禪池謹守明禁雅玩玄規綏心神道抗志無爲
寥朗三蔽融冶六疵空同五陰虚豁四肢非指喻指絶而
莫離妙覺旣陳又玄其知宛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
勿思勿議敦之覺父志在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濟而潔

已拔俗有還兼濟之道遁乃作釋矇論晚移石城山又立棲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食澗飲浪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即色遊玄論聖不辯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誡等追蹤馬鳴躡影龍樹義應法本不違實相晚出山陰至晉哀帝即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波若朝野悅服郗超與親友書云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眞理不絕一人而已遁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曰遁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盖沙門之義法出佛之聖彫淳反朴絕欲歸宗遊虛玄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

貞兆外至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爲和篤慈愛之孝孺
動無傷銜撫恤之哀永悼不仁秉未兆之順遠防循命挹
無位之節履亢不悔是以哲王御世南面之重莫不欽其
風尚安其逸執探其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彌新矣陛
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倦道遊靈模日旻忘御可謂鐘鼓晨
極聲滿天下清風既劭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儀弘
敷至法去陳信之妖誣尋丘禱之弘議絕小涂之致泥奮
宏響於夷路若然者玄德交被民荷冥祜怭怭六合成吉
祥之宅洋洋大晉爲元亨之宇常無爲而萬物歸宗執大
象而天下自往國典刑殺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賞

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弘公器以厭神意提詮衡以極真量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貧道野逸東山與世異榮萊蔬長阜漱流清巒纖縷畢世絕窺皇階不悟乾光曲曜猥被蓬蓽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惟咎不知所厝自到天庭屢蒙引見優游賓禮策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拘新不足對揚玄模允塞視聽踧踖待人流汗位席曩四翁赴漢干木蕃魏皆出處有由默語適會今德非昔人動靜乖理遊魂禁省鼓言帝側將困非據何能有爲且歲月僶俛感若斯之嘆況復同志索居綜習遼落迴首東顧孰能無懷上願陛下特蒙放遣歸之林薄以鳥養鳥所

荷爲優譚露板以聞伸其愚管葉欏望路伏待慈詔詔即許焉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謝安石後至值蔡暫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合褥舉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爲時賢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剡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遁馬者遁受而養之時或有譏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謂鶴曰尒冲天之物寧爲耳目之玩乎遂放之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雞卵生用未足爲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現形投卵於地殼破鶵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于所住即窆於塢中厥塚存焉或云終剡

未詳遁善草隸郄超爲之序傳袁宏爲之銘謝周曇寳爲之作誄孫綽道賢論以遁方向子期論云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玄同矣又喻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體順而不對於物玄道沖濟與神情同任此遠流之所以歸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行經遁墓乃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緜緜不與氣運俱盡耳遁有同學法虔精理入神先遁亡遁歎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己求人良不虛矣寳契既潛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乃著切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凡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於世

與高驪道人論竺法深書　晉釋支遁

字道林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終于餘姚塢山中或云終剡

上坐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體德貞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網內外俱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業精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就閒今在剡縣之岬山率合同遊論道說義高棲皓然遐邇有詠

釋僧導傳略　高僧傳

釋僧導京兆人十歲出家師以觀世音經授之讀竟諮師此經有幾卷師欲試之乃言止有此耳導曰初云尒時無盡意故知尒前已應有事師大悅之授以法華一部於是

晝夜看尋粗解文義貧無油燭常採薪自照迄受具戒識洽愈深禪律經論達自心抱姚興欽其德業友而愛焉入寺相造迺同輦還宮及什公譯出經論並參議詳定導既素有風神又值關中盛集於是謀猷衆典博採眞俗迺著成實三論義疏及空有二諦論等後宋高祖西伐長安擒獲僞主蕩清關內既素藉導名迺要與相見謂導曰相望久矣何其流滯殊俗荅曰明公盪一九有鳴鸞河洛此時相見不亦善乎高祖於旆東歸留子桂陽公義眞鎭關中臨別謂導曰兒年小留鎭願法師時能顧懷義眞後爲西虜勃人赫連所逼出自關南中途擾敗醜虜乘凶追騎將

及導率弟子數百人過於中路謂追騎曰劉公以此子見
託貧道今當以死送之會不可得不煩相追尋寇駭其神
氣遂迴鋒而反義眞逃竄于草會其中兵段宏卒以獲免
高祖感之因令子侄內外師焉後立寺於壽春卽東山寺
也常講說經論受業千有餘人會虜滅佛法沙門避難投
之者數百悉給衣食其有死於虜者皆設會行香爲之流
涕哀慟至孝武昇位遣使徵請導翻然應詔止于京師中
興寺鑾輿降蹕躬出候迎導以孝建之初三綱更始感事
懷昔悲不自勝帝亦哽咽良久卽勅于瓦官寺開講維摩
而帝親臨幸公卿畢集導登高座曰昔王宮託生雙樹現

滅自佘巳來歲逾千載淳源永謝澆風不追給苑丘墟鹿
園蕪穢九十五種以毱下爲升高三界群生以火宅爲淨
國豈知上聖流涕大士悽惶者哉因潸然泫淚四衆爲之
改容又謂帝曰護法弘道莫先帝王陛下若能運四等心
矜危勸善則此沙土无礫便爲自在天宮帝稱善久之坐
者咸悅後辭還壽春卒於石磵

求那摩跋傳畧　　高僧傳

求那摩跋解四阿含經𢭏貫三藏入定每有白獅子仰躡
柱而嬉青蓮華遍虛空界伺卒無有至死官恒坐禪樹下
時宋文帝持齋問道跋對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巳不由人

帝王家四海子萬民出一言嘉布一政善則持齋已大不殺已衆安在缺一餐全一命爲經濟耶帝稱善命居祗洹寺講法華拜十地品帝率公卿日集座下後元兇變遁跡去

釋寶意傳略

高僧傳

寶意梵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孝武建中來止京師瓦官禪房恒於寺中樹下坐禪又曉經律時人亦號三藏常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凶吉善能神咒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牀前忽有人竊之意取坐席一領空卷之咒上數遍經

于三夕嚼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

詩

遊瓦官寺　唐李白

晨登瓦官閣極眺金陵城鍾山對北戶淮水入南榮漫漫雨花落嘈嘈天樂鳴兩廊振法鼓四角吹風箏杳出霄漢上仰攀日月行山空霸氣滅地古寒陰生寥廓雲海晚蒼茫宮觀平門餘閶闔字樓識鳳凰名雷作百山動神扶萬栱傾靈光何足貴長此鎮吳京

橫江詞　唐李白

人言橫江好我道橫江惡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

宮閣

鳳凰臺　唐李白

置酒延落景金陵鳳凰臺長波寫萬古心與雲俱開昔時有鳳鳥鳳鳥爲誰來鳳凰已去久正當今日囘明君越羲軒天老坐三台豪士無所用彈琴醉金疊東風吹山花安可不盡杯六帝沒幽草深宮冥綠苔置酒勿復道歌鐘但相催

又　唐李白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逕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

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甫昔時嘗客遊此縣於許

生處乞瓦官寺維摩圖様志諸篇末　唐杜甫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聖朝新孝理祖席倍輝光内帛

擎偏重宮衣着更香淮陰新夜驛京口渡江航春隔雞人

晝秋期燕子涼賜書誇父老壽酒樂城隍看畫曾飢渴追

蹤恨淼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

登瓦棺寺閣　唐羅隱

下盤雲跡上雲浮偶逐僧行步步愁暫憩已知須用意漸

來爭忍不迴頭煙中樹老重江晚林鐸風輕四境秋懶指

臺城更東望鵲飛龍闕盡荒丘

登昇元閣　　南唐李建勳

登高始覺太虛寬白雪須知唱和難雲度鎖窻金榜濕月移珠箔水精寒九天星象簾前見六代城池直下觀唯有上層人未到金烏飛過拂闌干

鳳凰臺　　南唐宋齊丘

嵯峨壓洪泉岝崿撑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亦不鑿上有布政臺八顧皆城郭山厭龍虎蹤水黑螭蜃作白虹欲吞人赤驥相煒爗晝棟泥金碧石路盤墝埆倒挂哭月猿危立思天鶴鑿池養蛟龍栽桐棲鸑鷟梁間燕教雛石罅蛇

縣鼓發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鐸
掃地驅塵埃剪蒿除鳥雀金桃帶葉摘綠李和衣嚼貞竹
無盛衰媚娜先搖落塵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芙蓉如佳
人回言似調謔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脚夜半鼠勃窣天
陰鬼獻椓松孤不易立石醜難安着自憐啄木鳥去蠹終
不錯晚風吹梧桐樹頭鳴嚗嚗峨峨江令石青苔何淡薄
不話興亡事舉首思渺邈吁嗟未到此褊劣同尺蠖籠鶴
羨鳧毛猛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與我觀橐籥往往獨自
語天帝相唯諾風雷偶不來寰宇銷一略我欲烹長鯨四
海為鼎鑊我欲取大鵬天地為矰繳安得生羽翼雄飛上

寥廓

詠昇元閣鐸　宋曾極

摩娑石柱蘚痕斑亡國如鳩去不還無復切雲三百尺空傳風鐸在人間

鳳凰臺　宋周邦彥

危臺飄盡碧梧花勝地淒涼屬楚家鳳入紫雲招不得木魚堂殿下饑鴉

鳳凰臺晚眺　宋劉克莊

經月疎行臺上路秣陵城郭忽秋風馬嘶衛霍空營裏螢起齊梁廢苑中野寺舊曾開玉帳翠華今不幸離宮小儒

記得興隆事閑對山僧說魏公

鳳凰臺　宋郭功父

高臺不見鳳凰遊浩淼長江入海流舞罷青娥同去國戰殘白骨尚盈丘風搖落日催行棹潮擁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處覓年年芳草向人愁

遊瓦官寺　明余孟麟

經臺香梵幾登臨江左名山歲月深三界蓉流花塢合六朝松偃石幢陰金函新賜袈裟地寶筏重開薝蔔林但得頭陀分㳫席青門堪了白雲心

重創瓦官寺閣　明王世貞

昔時瓦官閣高與天崢嶸業火一燒盡不能燒刼萬古名蓮花比丘若緣薄傾鉢誅茆覆簷甪不見如來減刼時丈六金身亦不惡

小刹 華光菴

在都城内陡門橋南中城地去所領上瓦官寺二里成化間剏建年久頹廢萬曆三十三年余大司成重剏有亭閣臨秦淮可以眺覽

殿堂 山門壹楹 華光殿叁楹 玄帝殿叁楹 觀音閣叁楹 左佛殿叁楹 右地藏殿叁楹 河亭叁楹 僧院壹房 基址叁畝 東至張宅房 南至秦淮河 西至馮宅房 北至官街

小刹 一葦菴

在都城內上浮橋中城地去所領上瓦官寺二里萬曆初年剏常平茶菴今余大司成重修易名一葦菴

殿堂 伽藍殿壹楹 韋馱殿叁楹 後佛殿叁楹 僧院壹房 基址貳畝

東至河岸　南至官街　西至空地　北至秦淮河

小刹 五雲菴

在都城聚寶門內中城地去所領上瓦官寺一里建自國初萬曆三十三年余大司成重修

殿堂 伽藍殿叁楹 佛殿叁楹 僧院壹房 基址貳畝 東至張千戶空地　南至官街　西至金宅佃房　北至成府園

小刹 驍騎衛千佛菴

在都城内驍騎右衛左所地東去所領上瓦官寺二里

殿堂 韋馱殿叄楹 佛殿叄楹 僧院壹房 禪院叄楹 基址壹畝 東至官街 南至黃宅房 西至陸家園 北至韋家巷

小刹 普利寺 欽賜

在三山門内中城西去所領上瓦官寺二里景泰間建

天順間 賜額萬曆戊戌災山門圍牆基址僅存

殿堂 金剛殿叄楹 僧院肆房 基址拾畝 東至關王廟 西至金公塘 南至本寺園 北至官街

公產 租房壹拾壹間 房地壹拾伍間

小刹 封崇寺 古刹

在都城三山門内中城地西去所領上尾宮寺二里圖經舊報慈廨院近禪靈寺始末未詳

殿堂 山門 叁楹 大佛殿 叁楹 臥佛閣 叁楹 左伽藍殿樓 叁楹 右三教堂 叁楹 禪堂 叁楹 僧院 壹房 基址拾畝 東至衙塘 西至紀家牆 南至錄倉 北至醬蓬營

小刹 留守正定菴

在都城内留守右衛中城地 去所領尾宮寺 里

殿堂 伽藍殿 叁楹 地藏殿 叁楹 觀音殿 叁楹 僧院 壹房 基址伍畝 東至水塘 西至汪相房 南至官街 北至尹鑾地

卷終

倉　北至

舊蓬營

小刹

留守正定菴

在都城內留守右衛中城地　去所領在官寺　里

殿堂伽藍殿叁楹地藏殿叁楹觀音殿叁楹僧院壹房基址伍畝

東至水塘　西至汪相房

南至官街　北至尹鑒地